联 合 国

安全理事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六 年

第一五八二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82) …… 1

通过议程 …… 1

中东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S/8146，S/9149和Add. 1，S/9537和S/10124和Add. 1和2) ……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八十二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五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中川融先生**（日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82)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 S/8146, S/9149和Add.1, S/9537和S/10124和Add.1和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 S/8146, S/9149和Add.1, S/9537和S/10124和Add.1和2)

1. **主席**：按照安理会先前的决定〔第一五七九次会议〕，经安理会同意，我请约旦、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B.* 图康先生（约旦）、*M. H.* 扎耶特先生（埃及），以后，*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其次，我请黎巴嫩、马里、摩洛哥、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参加讨论，而无表决权，但有一项了解，轮到他们发言时，将请他们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E.* 古拉先生（黎巴嫩）、*S.*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M. M.*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和 *R.*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理会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倡议来审议以色列占领当局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所采取的专横措施的问题，这已经不是头一次。以色列在中东的侵略和以色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之后的四年多来，安理会和大会已数次审议这一问题，并曾通过若干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并吞或霸占该区的企图。在这些决议中，联合国毫无保留地要求以色列停止采取任何旨在改变该城区地位及其阿拉伯特征的行动。

4. 安理会和大会在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的鲜明而明确的立场与联合国宪章原则、国际法准则和当今各国人民的正义感全然一致。联合国的这一立场是建立在不容许通过武力或战争取得领土这一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牢固基础之上的。这一原则是关于在中东谋求和平政治解决的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该决议是安理会就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国而通过的。

5. 其后，这一原则在大会二十五周年会议关于中东局势的决议〔第2628(XXV)号决议〕中，在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34(XXV)号决议〕中，以及在该届会议通过的其他一系列文件中，都得到了确认。

6. 以色列对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所持的对抗和否定态度，清楚地暴露了特拉维夫统治集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所采取的侵略政策的扩张主义性质和掠夺性质。

7. 耶路撒冷问题仅仅是由于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各国而在中东产生的危险的国际危机这一总问题的一部分。然而，即使仅从这一点来考虑，情况也已变得一目了然：以色列正在继续推行这样的一种政策，即夺取和霸占阿拉伯领土，把阿拉伯人赶出他们的国土，万不得已时则抵制和阻挠实现安理会在其著名的第242(1967)号决议中所设想的中东和平政治解决办法。

8. 约旦、埃及、叙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向安理会提供的事实和证据，以及秘书长关于耶路撒冷局势的大量报告中所包含的官方资料，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下述事实：以色列无视和对抗联合国决议，公然违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正在对它占领的耶路撒冷阿拉伯区的阿拉伯居民和它所夺取的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实行一种掠夺和专制的政策，一种强暴和嘲弄的政策。以色列占领当局正竭力将阿拉伯人赶出耶路撒冷，以便改变该城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的民族组成，使耶路撒冷和那些阿拉伯土地以色列化，强行改变它们的地位。

9. 这些事实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已经正式采取了一种旨在将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并入该城以色列部分的政策，为此目的，他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将这一非法占领的阿拉伯城强行纳入以色列的经济和生活方式。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解决从这座别国的城市和所有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以色列军队这一问题的意愿。相反，以色列正努力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扎根和巩固其地位，用建筑在阿拉伯土地上的一圈犹太人住房包围它，将它吞没，以实现其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目的。

10. 约旦代表已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人为地扩展耶路撒冷城界的罪恶计划通知安理会。他正确地指出，以色列企图接管耶路撒冷，并非出于任何文化或历史的原因，而主要是出于军事和战略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从经济上剥削该城，使以色列垄断资本家发财。

11. 安理会切不可忽视约旦代表提交的正式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夺取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并使之以色列化的计划是由以色列那些早在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之前很久就已觊觎别国领土的人提出和制定的。这是一种夺取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式的巴巴罗萨计划。实现这些旨在重新划分和奴役别国领土的计划，正如现已由文件所证明的那样，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发动侵略的罪恶的军事和政治目的之一。

12. 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亚非国家以及一些国际组织，曾经一再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和强烈谴责的态度提请人们注意这些事实，注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占领者采取的专横措施，注意他们嚣张地和残暴地侵犯人权，注意他们损伤阿拉伯居民的人类尊严。根据安理会掌握的文件以及阿拉伯国家代表提供的事实，显而易见，以色列占领当局正在有计划地破坏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人住宅，把它们夷为平地。而在那些遭到蓄意和非法蹂躏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犹太移民建筑住房。在该城的中心区，这些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汪达尔人正在野蛮地破坏和消灭阿拉伯文化最珍贵的无与伦比的纪念物，从而粗暴地伤害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和宗教感情以及他们的人类尊严。以色列的目的是清楚的。这就是种族主义。亵渎和践踏另一民族的文化，夷平这一文化的最珍贵的文物建筑，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个民族，这都是希特勒的伎俩。以色列犯下的这些国际罪行是对一九五四年战时保护文物的海牙公约① 的严重违犯。

13. 耶路撒冷的占领者所采取的专横非法措施的另一罪恶形式，是通过强迫转让和占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的办法进行掠夺。尽管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已经宣布所有这一切措施均属非法和无效，并坚决

①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百四十九卷（一九五六年），第3511号。

要求以色列取消所有这些措施，不再采取旨在改变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地位的任何行动，但是，以色列却顽固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继续强行没收和非法侵占，也就是说，继续它对这个阿拉伯城的海盗式劫掠。

14. 事情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甚至连联合国在耶路撒冷的房屋和财产，以色列占领者也已开始强占了。我们都知道秘书长与以色列政府交换信件一事，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说明。这一文件证据表明，秘书长曾设法使被以色列占领者强占的联合国在耶路撒冷的财产得以归还而未获成功。

15. 为了实现其掠夺计划，以色列正在有计划地推行一系列改变耶路撒冷被占领区的民族和人口组成的措施。通过恫吓和恐怖行为，通过强行迁走和大批驱逐阿拉伯人，占领者正竭力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和被占领的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为犹太移民腾出地方。占领者在他们夺取的土地上的这种非法行径严重违反了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占领军的这种行径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也受到强烈的和无保留的谴责。以色列代表在这里把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占领者的专横措施和使用武力竭力说成是一种恩惠，真是枉费心机。安理会非常清楚，这决不是什么恩惠，而是最可恶最无耻的罪恶。

16. 目前，以色列的并吞主义行径已达如此广泛的规模，以至连同情以色列的美国报刊也不时登载揭露以色列侵略者的报道。不久前《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安置五万二千名犹太移民的计划，按国际法是非法的。

17. 美国新闻界人士也已被迫承认，以色列非法驱逐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居民，只不过是以色列霸占外国土地这一长远计划在所占领的阿拉伯各国的领土上露出的"冰山之尖"而已。

18. 以色列正在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到处推行同一并吞主义政策。

19. 这种恐怖、暴力和征服政策背后的最终目的是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听从占领者，顺从其统治，逐渐习惯于以色列主宰这些阿拉伯土地这一观念。

20. 这一切扩张主义的行径，以及以色列无理拒绝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拒绝在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问题和使中东局势正常化，不能不激起最强烈的愤慨和谴责。以色列这一政策在大会二十五周年会议上曾受到严厉谴责。就在最近，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其第八届会议上通过的一项特别决议中，对以色列继续占领三个阿拉伯国家领土一事表示严重关注，强调了庄严载于联合国宪章并为安理会和大会所重申的原则，即一国的领土不应该成为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而占领或取得的对象。该会议在所通过的决议中坚决要求以色列立即把武装部队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回到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的分界线，并履行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这是整个非洲的呼声和要求，即要求以色列占领者从所夺取的阿拉伯领土上撤退。

21. 由于以色列的侵略和国际强盗政策而在耶路撒冷形成的局势，正使本来就已严重和危险的中东局势更形恶化。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采取的行动，目的在于阻挠实现安理会在其第242(1967)号决议中要求的那种中东政治解决。

22. 中东冲突仍然悬而未决，一触即发。紧张局面并未缓和。以色列毫无要从非法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之意，而尽人皆知，除非以色列撤出，和平解决中东问题便不可能。以色列正在阻挠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实施，正在破坏雅林使命及其在二月八日提出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问题——撤军及和平条件——的倡议。②

23. 与此同时，以色列事实上正在巩固它在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的地位，以色列领导人则在公开发表扩张主义性质的言论。我们只须读一下达扬最近的言论就清楚了。

24. 事实上，在特拉维夫，他们谋求的不是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而是巩固他们的征服，指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色列将能长久保持对其所夺取的阿拉伯土地的控制。

25. 毫无疑问，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将从上述事实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将效法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

②《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10403，附件一。

在制止以色列侵略者和实现中东和平解决方面作出有效的贡献。

26. 据此情况和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的职责便是强烈谴责以色列正在耶路撒冷推行的并吞政策，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其专横措施和扩张政策，迫使特拉维夫统治集团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从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在内的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他们的军队，并以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为基础实现中东问题的和平政治解决。

27. 正如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已在安理会这里提醒我们的那样，安理会在先前的决议中谴责了以色列企图并吞阿拉伯耶路撒冷之后曾经决定，如果以色列对那些决议仍抱否定态度，安理会将考虑采取何种进一步的措施来制止侵略者。

28. 鉴于以色列顽固地拒绝服从联合国的决定，拒绝尊重本组织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以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安理会——正如埃及代表正确指出的那样——面临的问题是需要考虑应该采取何种进一步的措施。

29. 安理会对贯彻自己所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负有责任。安理会采取的任何新决定，都不但应该考虑到它在联合国体系中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主要作用和责任，而且应该考虑到它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具体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明显而且重要的是，安理会作出的新决定不得削弱这一责任或安理会先前通过的决定。安理会的新决定必须使以色列正视安理会决心要使其决议得到贯彻，决心迫使以色列服从安理会的决定。

30.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往耶路撒冷派遣一个特派团的请求。这个使团必须是安理会的使团。

31. 苏联代表团认为，阿拉伯各国代表关于安理会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以消除以色列侵略中东所引起的后果的请求是完全合理的。

32. 至于苏联，它准备参加执行这种措施，如果安理会通过这样的决定的话。

33. 迫使目空一切的以色列侵略者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和联合国旨在加强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决议，是安理会的责任。

34. **隆盖斯泰先生**(比利时)：安理会又一次在受理耶路撒冷问题。确实，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代表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S/10313*〕，“审议以色列藐视安理会第252(1968)号、267(1969)号和271(1969)号决议而采取的非法措施……”。

35. 主席先生，为响应你在我们的会议开始时所作的呼吁，我国代表团将注意在发言中只谈以色列政府或耶路撒冷市政当局实行新的大规模兴建房屋计划，采取征用或没收措施以及迁移人口这几件事的法律和政治方面及其后果。确实，我国政府同意一些人的下述看法：安理会从全盘解决的观点来讨论中东问题，正如从这一问题的一个特殊方面加以讨论那样，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毫无疑问，把这一复杂问题的某一因素单独抽出来，并将它置于不论何种首要地位，都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36. 尽管各种国家利益的概念经常互相矛盾，但通过谈判达到解决——或者哪怕是一种初步的临时安排——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不仅由于明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们的本领和坚持不懈，也是由于、甚至首先是由于有关各国有见识的领导人坚定地表示了和平的愿望。的确，在这种时刻，政治上的明智要求我们：不要用可能引起无益的感情冲动的辩论来破坏一场本来就已困难的谈判。因此，比利时政府继续认为，为实现这个地区千百万居民对持久和平的热望，最恰当的办法是在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秘密的、悄悄的外交。

37. 但我们对他们面临的挫折和苦难不能无动于衷。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我国政府一有机会就表示了对受到压迫和折磨的平民，即战争和占领的受害者的担忧。我们也曾多次表示了我们始终关心各种人道主义的公约得到尊重，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的第四日内瓦公约，该公约第三节载有占领国应如何对待沦于其统治下的领土上的人员和财产的实际法规。

38. 在冲突各方中，以色列自一九六八年以来是唯一占领“敌国”领土的国家，因此，它就处于实施该公约各项条款的地位。我们不能不表示遗憾的是，尽管由该公约第十条赋予了倡议权的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一再提出要求，以色列却坚持拒绝全面实施这一公约，而这是它在一九五一年四月签署并批准了的。不过，以色列政府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实际业务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这也是事实。而且，以色列当局和该委员会在被拘平民的待遇、家庭的重新团聚、食物和救助的提供等方面的合作，仍在为有关人员的利益而继续进行。

39. 然而，我国政府曾遗憾地注意到，对待公约有关被占领领土上的居住权和平民财产完整的条款的情况并不如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年度和月份报告经常谈到“数起违反第四公约的破坏房屋和驱逐人的事件”。总的说来，该委员会以最公正的态度注意到了耶路撒冷阿拉伯城及其周围的多起剥夺财产事件，各种迁移居民事件，以及毁坏村庄或整个居民区的事件，例如在卡尔基利亚和图勒卡尔姆。

40. 安理会在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三项决议中，也已确认以色列当局违反了第四日内瓦公约第三十三、四十九和五十三条。

41. 以色列代表以出于安全、卫生、市区人口迁移或人口增长等方面的迫切考虑来为其政府或市政当局的行动作辩解。此外，他还谈及据说在某些情况下对原主作了赔偿。

42. 无论以色列提出什么人道主义的或行政管理上的理由为其政策辩护，事实仍然是，它所采取的措施是单方面的措施，违反了各项国际公约的精神和条文。他们无可置辩地在军事占领下制造了一种不能挽回的局势，我国政府将永远对此表示反对，永远否认这种措施有任何效力。按照同一逻辑，比利时反对单方面凭借武力获得领土的任何企图。比利时遵照它的历史传统，始终忠实于庄严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项，该项规定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通过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或者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来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43. 一年前，当庆祝本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时，这些原则被庄严地再次重申。在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大会第 *2734(XXV)* 号决议〕——一项我国代表团十分积极地参与起草的文件——第5段中，除其他义务外，大会也重申了这一义务。在此文件的第17段中，大会：

> “促请各会员国重申其依据宪章有关规定充分尊重国际法所规定之义务……之决心”。

在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大会第 *2625(XXV)* 号决议，附件〕中，这些原则得到了进一步阐发。正是在对条约和国际协定的尊重中，应能找到建立国际和谐关系的主要基础。

44. 我们希望，在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工作结束时，安理会将能一致同意一项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政府取消一切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和性质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放弃一切这样的行动，并停止迁移人口。

45. 最后，我们请求秘书长就安理会一系列决议的实际执行情况起草一项事实报告，这一报告要包含关于以色列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如何违反安理会先前的各项决议和关于战争法律的公约的具体细节。

46. 我国政府和以色列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它有责任吁请以色列当局尽力严格履行其由于承认联合国宪章和签订第四日内瓦公约而自愿承担的义务。当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有洞察力时，历史将感激那些不顾一切困难为持久和平奠定基础的人们。

47.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正如今天已有人讲到的那样，安理会被要求审议耶路撒冷问题，这并不是第一次。作为我们今天会议议题的约旦的控诉，是我们上次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一致通过的决议〔第 *267(1969)* 号〕的逻辑结果，在该决议之前还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决议〔第 *252(1968)* 号〕和大会的建议。然而，不幸的是，本组织如此清楚地阐明过的那些决议的条款仍不过是一纸空文。今天，鉴于那种拒不服从联合国几乎完全一致的意志的情况，我们再次被迫处理这个问题。

48. 我们都知道，仅仅是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就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历史和激情、故国之思和政治上不容妥协等互相矛盾而又全都合理合法的内容。我们也认识到，把约旦的特殊要求从中东和平这一全局问题

单独抽出来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对可能在适当时机需要在此和在其他地方进行的一般性辩论不预作判断的情况下，主席先生，我们有义务听从你的呼吁，仅限于审议我们面临的控诉。我们将以客观的态度，十分简略地回顾一下我们甚至应更加严格地尊重的那些事实和法律条例。

49. 在六天战争之后，当以色列军队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占领耶路撒冷的约旦部分时，以色列议会立即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以色列国的法律、司法及行政适用于将由法令规定的一切地区。次日，即六月二十八日，以色列政府下达一项法令，按照这一法令，耶路撒冷的约旦部分及毗邻地区——约有一百平方公里——将成为一个以色列法律适用的地区。

50. 而以色列内政部长则在同一天颁布另一法令，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市区及其毗邻地区并入以色列市区。

51. 次年，即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四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一项关于有关法律和行政问题的规章的新法令，该法令对耶路撒冷的影响导致约旦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一项新的控诉。

52. 甚至还在这些立法条款通过之前，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以色列政府为了开辟一块通往神庙墙的空地，就已拆毁了一百三十五座房屋，并从莫格拉贝区赶走了六百六十个居民。

53. 其后，以色列政府继续多次征用阿拉伯人拥有的土地，比较突出的一次发生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根据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日《以色列政府公报》第一千六百五十六期，那天征用了将近一千二百公顷土地。

54. 最后，就在不久前，以色列住房部长着手在耶路撒冷周围加速建设一圈包括三万五千套住宅的公寓房屋，供将来的移民居住。尽管耶路撒冷市长委派的一批来自各国的建筑师提出反对，而且纯粹是从美学角度提出的，这件事还是照样进行。这样一来，就连属于联合国的土地也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变成了建筑工地，尽管秘书长提出了抗议。关于这个问题，秘书长在二月十八日曾提出一个报告〔*S/10124*〕，后来又曾提出两个补充报告，即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的报告〔*S/10124/Add.1*〕和八月二十日的报告〔*S/10124/Add.2*〕。

55. 上述事实表明，以色列政府正在推行一种打算在行政上业已统一的耶路撒冷内完全和永久合并这座阿拉伯城的政策。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措施可能很快就会导致一种无可挽回的局势。

56. 联合国大会意识到这一危险，一九六七年六月冲突刚一停止，便分别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和七月十四日通过了第2253(ES-V)号和2254(ES-V)号决议，前项决议要求以色列：

> “……废止所已采取之一切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变更耶路撒冷地位之行动。”

这两项决议是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57. 安理会则参照上述两项决议，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通过了第252(1968)号决议，决议说：

> “以色列采取之一切立法与行政措施及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及其上财产在内，足以改变耶路撒冷之法律地位，概属无效，且不能改变此种地位”。

此外，该决议还要求以色列取消业已采取的一切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足以改变耶路撒冷地位之其他行动”。

58. 其后，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安理会通过第267(1969)号决议，该决议“严辞谴责为改变耶路撒冷市之地位所采取之一切措施”，确认这些措施“概属无效，且不能改变此种地位”。安理会在要求以色列立即取消这些措施后，又要求它“……立即将其对实施本决议各项规定之意向通知安全理事会”。如果以色列作出否定的答复或不作答复，安理会将立即开会，商讨采取何种其他措施。

59. 我们不得不指出：这些决议和禁令没有一项得到贯彻执行。以色列干脆继续执行其各项立法措施，而置国际社会的意志于不顾。

60. 似乎不容置疑的是，这一并吞政策同联合国

的各项决议绝对相抵触，构成对国际法准则和宪章的违反。正如刚才有人向我们指出的那样，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公约在其关于被占领领土的第三节中就规定占领国不得侵犯人民的合法权利。

61. 诚然，以色列当局曾数次向我们保证，他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各个圣所，保证进入这些地方的自由。但这并不能证明兼并战争中占领的土地和急忙采取并吞措施是正当的。在我们看来，这种制造既成事实的政策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它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国际法，而且还在于它加深了有关各方的愤懑情绪，加剧了中东紧张局势，危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而这一和平解决正是国际社会为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坚持不懈地努力争取的。

62. 耶路撒冷——古希伯来文是 Yerusha lyim ——的意思据说是"和平之城"。它也是一座祈祷之城，一座三重的祈祷之城：圣墓之城，奥马尔清真寺之城和哭墙之城。

63. 这种独一无二的性质，这种世界性的性质必须加以保持。任何单方面的行动都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它。以色列肯定比任何国家都更应理解该城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上的使命。这样，这座曾经历如此之多的浩劫和动乱、多少世纪以来为之洒了如此之多热血的圣城将完成其崇高的精神使命，并使分裂的人类兄弟重新和解。

64. 用温和的措辞精心草拟的决议草案，首先是一项呼吁。尽管它存在缺点，我们将予支持。我们相信人们不会对它充耳不闻。

65. **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先生**(阿根廷)：几天之前，我们的秘书长吴丹有一篇在他的那些非常重要而又富于启发性的声明中无疑将永垂于联合国史册上的、值得牢记的声明，他说：

> "联合国将不会成为它的奠基者们所预期的那种有效率的组织，除非它的会员国遵守它的规章，真正重视它的决定和决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局势，例如中东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解决，与其说是由于联合国未能作出决定，不如说是由于其会员国未能遵守这些决定。"

66. 这些预言式的话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局势的现实，而且还有另外的价值，那就是就未来向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67. 确实如此：联合国处理耶路撒冷问题的历史，是一部由长长的一系列未获遵循的决议所构成的历史。其中头一项就是规定巴勒斯坦本身的分治、建立以色列国、以及由圣城和邻近地区构成一个归联合国管辖的单独实体。

68. 自从造成旧城的大部分由约旦占领、新城由以色列占领的一九四八年敌对行动爆发以来，直到导致当前这一会议的种种事件为止，大会及安理会的大部分决议都未得到遵循。

69. 我看没有必要在此列举多年积累的大量背景情况，大家对此已经太熟悉了。但我要指出，所有这些情况都有一个一直不变的特点，即人们一直公认耶路撒冷具有若非独一无二、至少也是特定的地位，公认需要保持这一地位，防止破坏或改变这一地位的行为。

70.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今天全世界广大地区都对耶路撒冷正在发生的事件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客观地说，没有人能断言这种关切总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敌意、或对以色列国的偏见。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如此重要，这就足以充分解释何以联合国以及这几种宗教信仰的最高权威人士对当前及今后该地可能发生的事件都如此注意。没有人可以有任何根据地说，这个问题只是邻近这一地区的各国的事情，或者说保持它的地位仅仅是它当前的占领者的责任。

71. 教皇保罗六世陛下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声明：

> "具体谈到很可能需要更加详尽得多地加以探讨的中东局势，我觉得我必须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代表整个基督教世界保护一项极其重大的义务和权利。我指的是承认巴勒斯坦各处圣所的特殊需要，承认基督教徒不断在那片不幸的土地上居住的情况，承认耶路撒冷的地位，大量历史和宗教的利益和权利特别汇集于该地这一情况，谁也不能否认。"

不久之后，在今年六月二十四日，教皇又说：

“然后是耶路撒冷问题。再说一次，我认为，既然这座城市确有一种独特的神秘的命运，那么，使它受一项由国际法律文件加以保证的特别法规的保护，从而使它不再是难解难分的冲突和无止无休的争执的对象，而能成为和谐、和平与信义之地，那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因而也是一项责任。我正以此为目标，本着尊重和友好的精神进行劝说的工作。”

72. 我刚才引用的两段声明，表达了我们中间许多人共同的关切，我相信谁也不会认为这些声明有什么政治意图。

73.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中东的全面冲突的一个侧面，我们知道，在这一地区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得到全面解决之前，我们不可能使耶路撒冷问题得到最后的解决。我们也理解耶路撒冷市对以色列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利益，这座城市对犹太人和犹太教都是如此重要。

74. 毫无疑问，至少是在同样的程度上，这种同样的价值和利益也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继承的遗产。由于这一理由，我们相信，迟早必须在充分和全面地考虑到教皇讲到的那种历史的和宗教的利益与权利的汇集情况下，在国际上明确地规定耶路撒冷的地位。

75. 在这一点实现之前，我们不应在耶路撒冷从事变革。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该市的地位和特征，而且，也许更加重要的是，为了使政治的和宗教的感情不致继续激化并造成更难通过谈判谋得解决的局面。

76. 正是以此为目的，联合国大会才在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上通过第2253(ES-V)号决议和2254(ES-V)号决议，安全理事会也才通过了第252(1968)号、267(1969)号和271(1969)号决议。按照所有这些决议，目下以军事占领方式实际上据有耶路撒冷的人，就负有不可推诿的义务，对该市的改造或变革不得导致改变那种地位，并使联合国面对既成事实。

77. 对于中东这一可悲的问题，阿根廷共和国曾一贯并将继续持不偏不倚的、建设性的立场。我国同参与目前这场冲突的各国均有友好关系。因此，指引我们的只有一个目标：不遗余力地作出贡献，以求以法律、以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以各方均接受并共同履行根据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而应承担的义务为基础，在这一地区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我们相信，我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这种态度，将不致被称为缺乏公正。

78. 我们以在有关中东的一切辩论中始终不变地表明的这一立场而享有的权威，重申自己的意见：以色列必须毫不迟疑地按照上述决议的要求改正自己的行为；安理会应再度十分明确地重申它以前关于耶路撒冷的声明。

79. **库瓦加先生**(波兰)：波兰代表团专心地研究了就现在讨论的问题，即就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实行的非法措施提交安理会的文件。我国代表团也研究了在安理会的辩论中迄今为止所作的各个发言，特别是在军事、政治、法律或宗教等等这么多方面对这一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友好的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的发言。

80. 主席先生，我们也注意到了你的呼吁，即限于就正在审议的题目发表意见。我国代表团准备听从这一呼吁。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要着重指出，我们认为，而且我确信许多其他代表团也认为，涉及耶路撒冷的种种事态发展，只是以色列的全面侵略政策的一部分，这个政策就是对通过侵略夺得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并通过奉行一种以暴力观念为基础的方针，制造既成事实，力图巩固此种非法占领。耶路撒冷正是这种政策的一个对象，因而也是这种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

81. 我赞成许多同事的意见：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辩论必须根据它原来的来龙去脉，必须根据它原来的法律和政治依据。对这个问题来说，基本一条是，而且必须是，不容许通过军事征服、通过违反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而获取领土这一概念。这是庄严载于宪章的一个国际法根本概念。这一概念在当前局势中的有效性已由去年联大纪念会议所通过的主要文件之一着重地再度申明，这就是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2734(XXV)号决议〕。它与中东事件直接相关，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这就是我们探讨现在讨论的问题的第一个前提。

82. 我们考察这个问题时的第二点考虑来自安理会和大会有关耶路撒冷的大量决议——我们认为，这些决议不过是把不容许对外国领土进行军事征服这一原则合乎逻辑地应用于当前讨论的问题罢了。因此我们才谴责以色列为了将其主权强行实施于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为了改变耶路撒冷市的地位而采取的全部措施。因此我们才断然声明，以色列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全部立法的及行政的措施和行动都是无效的，而且是不能改变这种地位的，并同样断然地要求立即把它们取消。因此我们才做出决定，继续对这一局势进行审查，并且不容许以色列为达到其扩张主义的目的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步骤。

83. 不论怎样审议耶路撒冷问题，都不能忽视这一局势所固有的精神方面。因为对于全世界的宗教社团，耶路撒冷都具有特殊意义。作为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历史中心，它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在迄今为止的辩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感情之强烈，已证明了这一点。国际社会、宗教界的最高代表以及各文化组织——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站在最前列——的深切关注也证明了这一点。

84. 我们也不能忽略业已如此有力地在我们的辩论中揭露的这一事实，即以色列当局对联合国在耶路撒冷的房产所采取的非法行为。正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图迈赫大使提请注意的那样，这种极端行为正使联合国本身处于原告的地位。

85. 因此可以说，在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犯下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中，打算正式并吞该市、打算——如辩论中已予指出的那样——把耶路撒冷以色列化的各种企图，造成了一种异常敏感的局势。

86.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规定的范围及其政治和法律立场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的责任就在于根据这一背景情况来衡量以色列的行为，并采取必要措施纠正耶路撒冷的现存局面，作为按照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通盘解决中东局势这一过程中起码的和眼前的步骤。

87. 耶路撒冷局势的事实是大家都熟悉的。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团在我们安理会上的明晰的发言中已再次加以介绍。这也是联合国机构和专门机构的大量报告的题材。把这些事实重复一遍，于辩论不会有任何裨益。但是，人们总不至于看不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及在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种种行为的非法性是始终如一的。

88. 以色列当局一开始便明白表示，并吞耶路撒冷的过程是不能改变的，不能谈判的。这一政策声明已经始终如一地在两个方面付诸实施：第一，在耶路撒冷市造成既成事实；第二，对联合国的决定和国际舆论的抗议同时全部加以拒绝和置之不理。

89. 如提交安理会的各项文件所证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暴露了它一直在从武力立场和军事占领立场出发固执地、全面地实施上述政策声明。这一政策的主要办法是以驱逐阿拉伯居民、破坏阿拉伯人的房屋和财产以及没收土地为手段，根本改变耶路撒冷的人口结构。这当然就是十足的使用武力的概念。

90. 第二种办法是以经济压力为基础来恫吓阿拉伯居民，以此作为达到同一目标的手段。

91. 以色列行动的第三种办法似乎是采取各种措施，来最终消灭阿拉伯文化和宗教在该地的任何痕迹。以色列的这种谋求生存空间的做法，旨在便于接纳新的犹太移民，旨在便于实现建立一些市区以容纳不断涌来的犹太人的总规划。

92. 以色列当局的这些措施和许多其他措施，最后都表现于法律上和行政上的法令和条例，总起来无非就是一项实际并吞耶路撒冷的政策。

93.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我无意对这个问题的这些方面详加论述，特别是因为别的代表团已经如此详尽地谈论过了。但是，这些行为的含义，它们的非法性，以及因而必须对它们加以制止等等，乃是——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代表——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面对的乃是以色列的总政策的一个方面，而这项政策乃是使用武力以及使用它从其盟国得到的军事手段和政治支持，以求保持和巩固它征服的领土，以便如若可能，尽可能通过造成既成事实这种策略使这种征服永久化；而与此同时则阻挠并破坏遵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一切努力。

94. 在研究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过程中，扎耶特大使对安理会面对以色列公然藐视和毫不理睬其决议而应采取的"进一步行动"所作的详尽的论述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波兰代表团宣布，它也赞成不但要重申安理会第252(1968)及267(1969)号决议中所包含的各项决定，而且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证实施这些决议以及我在自己发言开始时称之为现在讨论的问题的法律和政治的依据的那些原则。

95. **芬奇先生**(意大利)：约旦政府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涉及这样一个题目，由于人所熟知的历史原因以及新近发生的事件，一提到它，便在远远超出其地理区域的范围内引起强烈的情绪。在这个会议厅中的三次会议上所进行的、已在会议厅外引起响亮反响的辩论，证明了这一简单的真理。

96. 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我国代表团再次详尽论述历史背景和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区所实施的、对该城未来地位会有某些影响的若干措施，于安理会对情况的了解不会有任何裨益。在这几次会议上，能说的都已说过，今天又重复了一遍。我不如着手探讨安理会在现阶段所能做的事情。就我们而言，我们深信安理会将以明确的语言和以全票再次重申，耶路撒冷的地位应予保持不变。这首先就将表明，对于不顾耶路撒冷在世界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在该地采取的任何行动，国际上的关注是多么普遍而深切。

97. 意大利在本组织中曾数次强调这座被世界上三个最大也最古老的宗教视为圣地的城市的独特国际地位。在六月战争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莫罗先生在联合国大会讲台上谈到中东时说：

>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国际社会的更加普遍的利益的问题。……关于各个圣所，存在着一个类似的问题。这些地方早就有待获得一种特别的地位，以便保证人们得以自由进入。耶路撒冷不应是造成分裂的根由，而应是一处能够促进和解的、具有崇高的精神价值的中心。"③

当时意大利充分支持——而且现在也继续支持——大会第2254(ES-V)号决议。意大利从那时以来一贯坚持这一立场，它也反映了意大利人民对圣城的传统的深厚感情。

98. 联合国过去曾通过若干决议，为保护耶路撒冷涉及的各种国际利益提供了各种原则和指导方针。特别是本安理会曾就此作出各种决定，而且还曾在其一项决议中规定了各项应据以求得全面解决，从而为中东带来持久和平的原则。

99. 意大利政府坚信，这样一项决议是建设性的、明智的，并且包含了取得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所需的一切基本因素。事实上，它既强调了不容许通过战争取得领土，它也就肯定了以色列武装部队应从最近的冲突中所占领的领土上撤退，肯定了应终止一切交战主张或交战状态，尊重并承认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它们各自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意大利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一切努力都应该是为了用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规定的方法充分贯彻这一决议。

100. 因此，我们认为，耶路撒冷的前途应该遵循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通过安理会规定的特别机构加以决定，因而不应通过在这所会议厅中已经谈到，而且引述如此详尽的单方面行动来事先决定；这样的一些行动，我如果再谈它们就会显得多余了。

101. 为了节省安理会的时间，我只想指出——象前面所有的发言人所做的那样，无疑地以后的发言人也将如此——以色列在六月战争过程中在耶路撒冷占领地区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和措施，是不符合国际法中对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条款的。我们认为，特别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完全适用于耶路撒冷市的被占领地区。

102. 意大利政府认为，这些行动和措施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由于这些行动和措施在中东造成新的紧张局势的根源，我国政府几度向以色列政府表示它对这个方面的关切。我国代表团不能不重申这一关切，并声明我们不赞成单方面的措施，它们既与国际法相抵触，就使得任何象我们这样主张严格尊重法律的国家深感不安。

103.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我国代表团极其注

③《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五三〇次会议，第134段。

意地听取了迄今所进行的关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问题以及随着这个非法行动而来的事态发展的辩论。有一点已经清楚，以色列还没有回答对它的控诉。安理会在审议诸如约旦就以色列非法占领东耶路撒冷问题起诉这类问题时，必然具备法庭的某些特征。它必须考虑已经提出的控诉，以及这些控诉所根据的证据。安理会如果要执行它正当的职能而不是放弃它的职权，就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

104. 安理会有坚实可靠的根据进行审理和判决。提供这一根据的有宪章中包含和写明的国际法原则，有维护宪章原则的大会和安理会决议，也还有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都已签署的处理国际事务的公约产生的各种法令和判例。

105. 安理会已听取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对以色列的下述指控，即以色列采取了种种藐视宪章、藐视大会和安理会和违反某些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公约的行动。这些控告并不新鲜：它们是从一九六七年便开始提出的，其后一直继续未断，而且有一批从那时以来不断增加的证据作为根据。就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可以对以色列提出的全部控告，都是由于以色列否定了一条由宪章所重申的国际法原则，即不容许通过征服获得领土的原则。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蓄意并吞东耶路撒冷，并把这种并吞扩大到该城以外的地区，这就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它对这一原则的否定。

106. 这种吞并也违反了把占领国的权利仅限于行政管理的各项海牙公约。另一项海牙公约指出，占领国的行政管理要尽可能仿照该领土被占领前的行政管理。所以，在东耶路撒冷大量废除约旦统治期间实施的法律，而代之以以色列的法律和措施，是对这个国际公约的又一违反。改变这片领土上的货币、税制、教育实施情况以及有关财产处置的法律，是作为占领国的以色列的一些明显非法行为。

107. 在耶路撒冷，对被占领领土的行政管理所应遵循的国际法的最为明目张胆的违反，是征用属于阿拉伯人的土地，把阿拉伯人逐出家园，毁坏他们的财产。以色列是禁止这种行为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还由于采取这种行为所抱的动机而更加严重。海牙公约第四十九条禁止占领国把自己的部分平民移入被占领土。而以色列国民显然正被迁入以取代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

108. 以色列违反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一公约的条文的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所遭到的待遇。以色列一般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情况，特别是占领耶路撒冷的情况，第一次提供了以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占领国的行为的机会。显然，以色列的行为是国际社会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109. 证明这些控诉的真实性的证据，大量存在于以色列政府正式发布的政策和声明中。吞并旧城并非秘密。这是以色列议会批准的。以色列领导人屡次声明：耶路撒冷的统一是无可改变的；就他们而言，恢复原状的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事实上，这就是以色列对秘书长要求以色列履行安理会一九六八年决议〔第252(1968)号〕的正式答复的要旨。

110. 大量违反占领的正常规定的行为，一直是通过法律和通告进行的，不难证实确有这种法律和通告，而其结果则已在国际报刊中广泛报道。作为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为的反应，大会和安理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第一个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的大会第2253 (ES - V)号决议，而安理会的最后一个决议则是第267 (1969)号决议。这些决议全部是以压倒多数通过的。这些决议经常被引用，我不必在这里一一叙述。国际舆论对耶路撒冷地位的共同意见，在我最后提到的那项决议，即第267 (1969)号决议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它除了讲到其他事项外，还重申不容许通过军事征服获得领土，它对以色列毫不尊重过去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各项决议表示遗憾。它确认以色列以改变耶路撒冷地位为目的而采取的种种立法措施及行政措施和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在内，均属无效，并且不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它还紧急呼吁以色列立即取消所有可能导致改变耶路撒冷市地位的措施，今后也不得再采取可能产生这种结果的任何行动。

111. 联合国的判决和意志，从来没有这样清楚

地表示出来或者得到这样一致的拥护，而以色列对这些指控的反应却一贯是老一套。它的代表们回避中心问题，即非法吞并和非法占领问题，却大谈以色列想要统一耶路撒冷的感情上的理由。好吧，正如沙特阿拉伯代表指出的那样，其他的宗教团体之关心这个圣城的未来，也是有感情上的理由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也可以根据古代历史、根据宗教和感情上的理由对耶路撒冷提出要求。这是安理会由于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被烧毁而通过的第271 (1969)号决议所承认的。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还确认："任何毁坏和亵渎耶路撒冷各神圣处所、宗教建筑物及场址之行为，或对此种行为予以鼓励或纵容，均可能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它促请以色列"严格遵守关于军事占领之日内瓦公约及国际法之各项规定……"。

112. 如果上述要求在国际事务中不起任何作用，那诚然是不幸的，但它们肯定不能是国际安排的唯一基础。宗教和感情上的要求必须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范围内起作用——换句话说，必须在联合国确认的国际法体系的范围内起作用。

113. 以色列拒绝在这个范围内行动，并无视联合国决议，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它的这种态度日益狂妄。以色列人虽然声称他们已经接受安理会第242 (1967)号决议的原则并且同意——至少在起初是这样——和按该决议的规定建立起来的雅林使团合作，但他们同时却又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破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114. 人们都还记得，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的文件S/10070中，埃及和约旦代表向秘书长举出了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决议吞并阿拉伯领土的政策的例子，并且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步骤来结束它违反决议的行为。

115.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他们又抗议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从约旦夺得的耶路撒冷周围地区进行建筑的计划，指出这些工程能够为军事目的服务，并能使以色列的占领永久化。

116. 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非法行动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事实一直在国际报刊中广泛报道，以色列当局自己也得意地承认。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二日，《纽约时报》这家很难说是亲阿拉伯的报纸在报道这个问题时，提到以色列内部对于"在这个长期为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所要求的地区打上一个纯以色列的印记"的打算的争论。《纽约时报》接着说，以色列国内的批评性意见一直是这样的：政府企图使以色列在该地牢牢站稳脚跟，从而使得在经过谈判达成和平解决的过程中归还耶路撒冷周围被征服的任何领土实际上成为不可能。

117. 显然，耶路撒冷市议会内有一批人，以色列国内也有某种普遍舆论，担心以色列住房部的总规划不但会破坏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征，而且会严重威胁和平事业。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以色列住房部长直言不讳地宣布了房屋修建计划的政治目标，即尽快安置新的移民，以便使耶路撒冷保持其犹太人的特性，这才结束了这场争论。耶路撒冷市长和市议会立即放弃了他们以前根据美学观点对这个计划提出的反对意见。科莱克市长宣布，吴丹及美国国务院——顺便说一句，美国国务院称这个计划是"不可接受的"——以抗议这类形式表现出来的外来干涉，实际上将会加速在业已被并吞的东耶路撒冷兴建公寓大楼的进程。

118. 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来说明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和它对联合国的藐视的话，那么当秘书长要求它报告它在耶路撒冷的住房计划的一般情况和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总部场地内堆土平地的情况时，它对待秘书长的那种傲慢态度就是一例。秘书长要求报告情况的要求不是被置之不理，就是得到避开中心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答复。

119. 以色列住房部在东耶路撒冷没收的土地上为以色列人兴建住房的总规划的条文和修订后的条文，在国际报刊上刊出了它们的各种不同文本。以色列代表声称，根本没有这种规划。他是否也准备否认将在内比萨姆威尔、政府大厦及沙拉夫三个地区兴建足以容纳十万以上新移民的二万到三万五千套住房的计划呢？

120. 一九七一年二月，《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推土机已在政府大厦工地进行作业；四月一日，《纽约

时报》报道，在内比萨姆威尔的阿拉伯村庄，阿拉伯住户被驱逐，房屋被拆毁，以便开工建房。难道这些报道全是这些具有国际声誉的报纸在造谣吗？征用土地、计划并实施建筑工程都是单方面进行的，既没有与阿拉伯居民协商，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一事实不但已由国际报刊指出，而且还由耶路撒冷最高穆斯林会议、耶路撒冷市议会邀集的国际建筑师小组以及耶路撒冷的外国观察家和教会团体所指出。

121. 上述一切情况所包含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是很清楚的。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就象在希布伦、戈兰高地、西奈以及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一样，以色列人正执行他们那种先剥夺、后殖民、以及“造成既成事实”的传统政策，而全然无视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原则。

122. 东耶路撒冷事态的发展，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以色列的行动是它对圣城——全世界亿万人民宗教信仰的汇集点和中心——的整个前途问题所抱的令人不安的态度的一种征兆。这种态度显然是要使以色列的民族利益成为这个城市的行政管理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耶路撒冷住房总规划的建筑细节的美学争论，也表明了以色列那种只能说是麻木不仁的和沙文主义的态度。以色列住房部长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得很清楚，较之犹太人向该城移民的问题，保存耶路撒冷历史风貌的问题是属于第二位的。鉴于这种态度，实难理解以色列政府何以对今年三月《罗马观察家报》上一篇控诉耶路撒冷正在被犹太化的社论感到惊奇和懊恼。

123. 在谈到耶路撒冷移民住房计划遭受的批评时，以色列住房部长还代表他自己和他的政府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耶路撒冷一定要享有特惠地位。”令人十分寒心的是，保持这个神圣城市的独一无二的特性的任务，竟将继续听任那些看不出为什么耶路撒冷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不应成为一个平庸单调、拥挤不堪的畸形城市的人来摆布。

124. 过去多年来，关于耶路撒冷最终地位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人们支持，特别是一些宗教派别支持耶路撒冷应享有一种特殊的国际地位的建议。自一九四九年以来，联合国曾就这一观点不时展开辩论。而在目前，合法的立场则是耶路撒冷必须恢复到一九六七年战争前的状态，以便能在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的范围内最后处理耶路撒冷问题。这种处理当然不能单方面作出。以色列政府企图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实行单方面解决，一直公开蓄意奉行一项关上中东和平之门的政策。它违反国际法，使安理会的一致决议受挫，使国际社会明确表达的意志受挫。

125. 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政策也是对一种历史性的信任的背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不但应要求以色列遵从它关于耶路撒冷的各项决议，而且应以毫不含糊的语言表明，如果以色列在中东再一次拒绝法治，背弃和平，它将要采取什么步骤来实施它的权力。要求以色列遵从联合国决议是一种必要的手续，但毕竟是一种手续。这件事以前做过多次，但没有效果，而且，我们还从以色列代表的发言中明确得知，他的政府决意继续它的对抗方针。是否可以容许以色列继续藐视安理会权威而不受惩罚，这个问题是再也不能置之不顾了。

126.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代表团愿提出决议草案 S/10337，该决议草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各个主要之点，并试图为安理会提供一项行动方针，这项方针如能实行，将使联合国在履行它的责任方面向前跨进一步。

127. 本决议草案序言部分是对事实的陈述。这几段回顾了大会及安理会有关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不仅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占领区的地位而采取的措施的普遍关切，而且也表达了要以色列废除这些为实现它的非法行为而采取的措施的要求。序言部分重申了本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通过军事征服获得领土是不能容许的。安理会重申这一重要原则不仅是恰当的，而且，如果不想鼓励国际无政府主义的话，安理会还应紧急考虑采取何种步骤来使这一原则受到尊重。

128. 决议执行部分是无须解释的。第 1 段重申了安理会第 252(1968)号和 267(1969)号决议。后一决议比关于这一问题的一切其他决议都更明确地表达了国际舆论的下述共同意见，即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以及它对东耶路撒冷的政策都是非法的。这项决议是一致通过的，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

129. 第2段对以色列不尊重大会及安理会关于以色列旨在影响耶路撒冷城地位的措施和行动的决议表示遗憾。

130. 鉴于使以色列认识其行为的非法性至为重要，因而写上了第3段，以便使一切人都清楚知道，安理会确认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市地位而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行动，包括征用土地和财产、迁移居民以及以合并占领区为目的的立法，概属无效，并不能改变该城的地位。安理会就此问题作出最后一项决议以来所积累起来的证据证明，以色列并未遵从要它停止采取旨在改变东耶路撒冷地位和性质的措施的任何一项要求，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段承认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再一次要求以色列不得——我要重复说："不得"——采取任何可能旨在改变该市地位的进一步措施。

131. 最后，第5段：

> "请秘书长商同安全理事会主席采用他所选定的方式，包括派遣代表或特派团在内，于适当时，但无论如何应在六十日内，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这条规定是必要的，因为到处都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安理会虽然经常要求各国遵守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按照安理会决定承担的义务，但并无意在有人拒不遵守时继之以具体行动来加强其决定的效果。我国代表团希望，如果六十天后秘书长报告说本决议草案未获执行，安理会将有责任考虑适当措施以保证其决定得到遵循。

132. 在涉及一个会员国，即南非，非法占领一处领土的另一局势下，国际法院曾根据明显的多数意见指出，只要该国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本组织各会员国就有义务不给该国任何支持和任何形式的援助。既然在安理会内关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以及它为改变该地位和性质而采取的措施的非法性并无分歧意见，如果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拒绝按照它根据宪章承担的义务、按照国际法确立的规范、按照安理会的决定行动的话，就有理由对它采取类似的制裁行动。

133. 我国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是在与一些代表团仔细磋商后起草的。有的代表团可能认为它采取的步骤还不够有力。但鉴于每个代表团在目前阶段准备采取的步骤的程度各不相同，为使安理会在这一非常重要而又微妙的问题上保持行动上、目标上的一致，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决议草案是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

134.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耶路撒冷横遭蹂躏，全世界都在注视着。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事实上全世界所有正直守法的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圣城制造以色列的既成事实的计划都深恶痛绝。

135. 但是，看来已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以色列把耶路撒冷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展览样品和狂欢场所了。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审议，而以色列却无法无天，继续在圣城耶路撒冷干它自己那一套。然而，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耶路撒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是应该特殊对待的。

136. 所有在我之前发言的人都描述了以色列违反安理会和大会决议，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但是尽管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象往常一样吹得十分动听，圣城却阴郁沉闷，甚至十分凄惨，那情景就象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一天。不少证据表明，当地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居民，由于受到险恶的压力，正在减少；当地的阿拉伯居民中的穆斯林则惶惶不安，知道一个根据另一种宗教来确定完全的国民身分的国家加强了侵略，自己因而再也不能成为一等公民。因此，耶路撒冷这一议题再次列入我们的议程是不足为奇的。

137. 就象过去对这个议题所进行的辩论一样，论据都是关于人口数目，关于政治统一，关于经济，关于某些精巧的和某些并不那么精巧的确立国家主权的方案，而同时却又承认有必要创造条件使所有各大宗教达到超脱一切的宗教上的世界主义的境界。在这次新的辩论中，使人不由得联想到旧约中那位愤世嫉俗者的警句。确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是新的呢？即使说出些新东西，又有什么新的希望使耶路撒冷的命运摆脱那种从历史上去死抠法律字面上的意义的做法吗？能造成一种形势，使我们这个机构得以创造出唯一能使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和平城市的公正精神吗？

138. 我们可能认为、而且也应该认为，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新近的侵略行为理应再次受到谴责，再次受到对侵略者和剥削者的那种谴责。可是历史雄辩地证明，象过去的谴责一样，再一次谴责也不能拯救这座城市，因为使耶路撒冷成为神圣的那种精神，不足以战胜就旨在缩小对法律字面上的意义的解释的用语而进行的诡辩，从而，不幸的是，给侵略者留下了可钻的空子。

139. 我认为我们是知道从什么地方去寻找拯救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的方案的。也许，从旧约，从新约，从神圣的古兰经——从我们的共同精神遗产的圣典之中。所有这些圣典都是与耶路撒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140. 即使不是一个神学家也能知道，如果耶利米、耶稣和穆罕默德三人中有一个是——或者三人都是这个审议机构的成员，他们会说些什么。他们看到兑换银钱的人进了耶路撒冷圣殿，定会大发雷霆。他们的声音，也与人类其他伟大立法者的声音一样，正是我们这个争取和平的人为机构所应该倾听的声音。因为正是多少世纪来在全世界亿万人民的心中引起回响的他们的声音使耶路撒冷成为神圣之城。而我要提醒我的同事们，宪章规定联合国是要为全世界的“人民”服务的。

141. 我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时刻准备参加不可避免的论战、搞语义学、搞烦琐无聊的法律分析。然而，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受尽折磨、不知所从、厌弃战争的世界，却期望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做得好些，并且感到，如果够不上自觉地、至少是本能地感到，在我们处理耶路撒冷问题时，我们必须做得好些。他们期望我们把兑换银钱的人赶出圣殿。但我们若不先把卑鄙、伪善和对权力的崇拜从那些渴望权力的人们的身上赶走，我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有决心，我们就能够解放耶路撒冷，并使它成为“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那样一个城市。只要我们听从那些曾经赋予我们各自的意识形态以特性、从而使耶路撒冷在世人心目中有了特殊意义的世界精神巨人和立法者的教导，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是能够通过公理和正义、通过把属于上帝的一切归还上帝、通过束缚住凯撒式的征服者们——不管他们是谁——的手脚，来拯救耶路撒冷的。这正是我们的宪章要求我们做的，而且，没有任何地方比这个对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是神圣的城市更适合于着手做这件事了。

142. 耶路撒冷过去一直发生而且现在还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过去一直发生而现在还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一个阿拉伯发言人，我如果不向联合国的这一主要机构再次全面提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就有失职守。

143. 不过几天前，九月二十三日，犹太电讯社报道，以色列人口已超过三百万。该通讯社声称：

> “中央统计局昨天宣布，以色列人口已达三百零六万二千人，其中二百六十一万为犹太人，四十五万二千人为非犹太人。这一最新数字表明，自去年以来犹太人口增加了六万七千人，非犹太人口增加了一万七千人。根据该局的统计，犹太人口增加数中有百分之六十属于自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属于移民。非犹太人口的增长几乎全属自然增长。”

144. 耶路撒冷市怎样呢？在上次会议的辩论中，我们听取了以色列代表提供的关于圣城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数目字。我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是从英美调查委员会——一个英美团体——巴勒斯坦事务新闻秘书起草的一份巴勒斯坦调查报告中摘出来的。这些数字说到了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一年的人口普查情况，当时阿拉伯人有五万六千三百四十六人，犹太人有三万四千四百三十一人。这些数字中也有一九四四年年末耶路撒冷的定居人口总数，当时有十四万零五百三十二名阿拉伯人，十万零二百名犹太人。这些都是巴勒斯坦英美委员会提供的数字，登载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巴勒斯坦《年鉴》上。

145. 根据特科阿先生提供的统计数字，一九七〇年犹太人的人数是二十一万五千人，而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总数才七万人。这足以说明征服的规模，我们都是这次征服的见证人，这次征服的受害者全是阿拉伯人。

146. 我们已经听取了索马里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但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从一九六九年

七月三日通过第267（1969）号决议后这个问题待处理的那个地方开始。已经在安理会发言的代表引述了这一决议的第6段和第7段。

147. 这两段的内容如下：

“请以色列立即将其对实施本决议各项规定之意向通知安全理事会；

“决定，倘以色列之答复为否定或不答复时，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复会考虑对此问题采取何种其他行动。”

148. 以色列根本不作答复，这已是确凿的事实。它的答复是否定的，它违反决议的行为毫无收敛。另一方面，自决议通过以来，秘书长根据该决议第8段，向安全理事会只提出六份报告。仔细研究一下秘书长的这六份报告就足以确定，不仅有理由谴责以色列，而且还有理由对以色列实施宪章第七章。

149. 在我上一次向安理会〔第一五八一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我引述了索马里代表已经提到的国际法院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咨询意见。④当时我论述了非法行为的后果。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中有更进一步的步骤。我认为，这一步骤就其整体来说，不仅是西南非洲这一前委任统治地纷扰动乱的历史中的一个里程碑，而且也是国际法演进中、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耶路撒冷问题中的一个里程碑。

150. 安全理事会到目前为止已通过三项决议，这是大会两项决议之外的。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在详细论述非法行动的后果以后，就贯彻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的责任问题作了如下声明。咨询意见中第113段说：

“曾经有这样的论点，说宪章第二十五条只适用于按宪章第七章采取的强制措施。宪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观点的根据。第二十五条并不限于有关强制行动的决定，而且也适用于根据宪章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此外，本条并未列入第七章中，而是紧接着第二十四条，列在宪章中规定安全理事会职权的那一部分。如果说第二十五条仅涉及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所采取的强制行动的决定，也就是说，如果只涉及那些有约束力的决定，那么第二十五条就是多余的了，因为这种约束力来自宪章第四十八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

151. 在我之前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代表，都表示反对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完全无视安全理事会三项决议中的规定和条款。但是，怎样才能把这种反对化为现实呢？我们应如何迫使以色列接受我们在安理会上一直听到的这种反对意见呢？

152. 虽然美国没有参加这次辩论，我还是想引用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第一四八三次会议上审议中的一段话。当时的美国常驻代表查尔斯·约斯特大使说过这样的话：

“美国认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落入以色列控制的那一部分耶路撒冷地区，与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都是被占领领土，因而都受有关占领国权利与义务的国际法规定约束。在象对任何占领者一样对以色列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定中，有这样一些规定，即占领者除非出于临时的安全必要，无权在法律上或行政上作任何改变，以及占领者不得没收和损毁私人财产。”〔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97段。〕

153. 鉴于上述种种，任何新的决议草案都应包含国际法中业已确立的东西，作为用来对付以色列的措施。据此，人们应该牢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以色列有义务结束它在耶路撒冷的非法统治，并停止它所采取的违反上述原则与决议的所有立法和行政措施和行动。还应该确认，以色列单方面并吞耶路撒冷将带来由于继续违反国际义务而引起的国际责任。

154. 谴责以色列的行为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也有责任。因此安全理事会应该号召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按照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确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并且由于以色列非法并吞耶路撒冷以及在那里采取的其他措施，不给以色列任何支持或任何形式的援助。

④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16页。

155. 由此而来的第二步就应该是采取制裁措施。但不幸的是，尽管某些会员国甚至安全理事会都作了郑重声明，但仍然有人在帮助以色列，怂恿它采取并吞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措施——首先就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

156. 对索马里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S/10337，我国代表团愿提出下列修正意见。这些修正意见已经印好，将作为文件S/10338分发给各位代表。

157. 第一，第4段第一行"以色列"一词之后将加上"撤销其以前采取的所有措施及行动并"等字样。这一段接下去就是原来的"不再采取行动"，等等。

158. 第二，第5段中"六十"将改为"三十"。

159. 谈到执行部分第5段，其中有一个语法错误应予改正。现在的第5段如下：

> "请秘书长商同安全理事会主席采用他所选定的方式，……"。

"他"这个词应为"他们"，因为安全理事会是向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两个人提出请求的。因此从逻辑上应指他们两个人，故应说"他们所选定的"，等等。

160. 我的第三点修正意见是增加执行部分第6段，其措辞如下：

> "决定安全理事会将立即再次开会审议执行部分第5段所提到的报告，并考虑根据宪章应采取何种进一步行动。"

161. 提出这几条修正意见的理由如下。关于第一点修正意见——即加上"撤销其以前采取的所有措施及行动并"这样几个词，是因为不仅在安理会第267(1969)号决议中，而且事实上在安理会和大会通过的所有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中都有这样的措辞。关于在执行部分第5段中把"六十"一词改为"三十"，是因为应该使大会知道所要求遣派的使团所取得的结果和它的报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执行部分增加一个第6段的理由是，鉴于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我已提到的有关第267(1969)号决议的经验，安理会在接到一份报告后是有义务召开会议的。

162. **主席**：现在请美国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163.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不清楚叙利亚代表刚才建议的是什么。他是否当真又提出了一项仅把"他"字改为"他们"的修正案呢？原来的文字是很纯正的英文，意思是很明确的。我提出程序问题，是因为我不明白他的建议。他是不是在已经发给我们的文件中的修正案之外又提出一项新修正案呢？照我说，现在的案文的意思肯定是很清楚的。我想，提案人对用这种形式提出的案文的意思也是懂得的，现在的文句就是很好的英文，不是什么语法错误。主席先生，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否也这样理解：我们应该把刚才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加在这张单子上，作为第四个修正案？

164. **主席**：我原也打算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是不是在提出一个正式修正案——第四项修正案？

165.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建议把"他"改为"他们"，理由是这是语法上的含混，人们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因此我把它作为一项修正案提出。

166.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167.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本来想在特科阿先生发言后再发言，可是特科阿先生与他的代表团直到这么晚的时候才露面。我听说今天下午前一段时间他们之所以缺席，可能是因为今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还有人说，特科阿先生和他的助手们也许在下午七时三十二分——即安息日结束时、或在日落时来到会场。事实上，以色列代表团在下午七时三十四分进入了安理会会议厅。他们必定是在他们认为可以开始工作时跨进总部大楼大门的，从那里走到会议厅想必用了两分钟。我拿不准特科阿先生是否变得如此虔诚，以致于认为他在安息日出席安理会会被认为有渎神明。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安理会早就不该在星期五和星期日开会了，因为这两个日子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安息日。我确信有许多次我们都是在星期日开的会，有时甚至开到凌晨时分，根本没有理会这是不是碰巧是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圣日。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并不是仅有一神教。我相信大

约有两千种宗教，而且现在就有许多属于不同宗教的人坐在安理会议席旁。还有人什么宗教也不信。如果我们打算照顾各个教派的宗教节日，我敢说，联合国还是关门大吉好。难道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六天战争中在星期六发动了战争是有罪的吗？难道他们因此而每逢安息日就停止军事行动吗？我怀疑特科阿先生避不出席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安理会的决定。就对待大会和安理会的决定而言，特科阿先生过去的反应确实尽到了讥诮践踏之能事。

168.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上次发言中〔第一五八一次会议〕曾向安理会说，我要比较详尽地谈一谈以色列为什么把耶路撒冷旧城选作全世界犹太民族的首都。我曾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那些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利用犹太教作为一种达到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的动力。我们大家，尤其是那些信奉一神教的人，有许多东西都要归功于犹太教，归功于那些在我们民族之中、而不是在巴尔干各国生活和兴起的先知。不管就血统或就文化而论，这些先知决非哈萨尔人的后裔。但在一八九六年当西奥多·赫茨耳发表我想称之为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规章或宣言时，把这一运动传布于世的正是哈萨尔人。

169. 在占领了耶路撒冷旧城区以后，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把该区同他们用攫取巴勒斯坦来创建以色列后所占领的那一部分统一起来。他们向我们声称，耶路撒冷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口气可真大。可是究竟是谁违反安理会的决定和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呢？如果耶路撒冷旧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真是那么神圣，他们就不会改变它的特征了。可是，就在几天前，特科阿先生告诉我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耶路撒冷干了些什么。他们要把耶路撒冷建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典范。正在兴建设备齐全的公寓，供受优待的外来移民居住。

170. 耶路撒冷正在改建，以适应他们蓄谋已久的规划，即把圣城变为一块磁铁，来吸引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因此，他们声称耶路撒冷是所有犹太人的首都。我在上次的发言中曾提到，我们很想知道，世界各国许多忠诚的犹太人，究竟愿意宣称自己为以色列人呢，还是愿意称自己为各该国家的国民并把各该国家的首都看作自己的首都呢？不过，我并不对安理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存什么奢望，如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向犹太人查明，或者求助于盖洛普民意测验——你们普林斯顿这里就有盖洛普民意测验所——来查明有多少美籍犹太人愿把华盛顿看作自己的首都，又有多少人会说他们的首都是耶路撒冷。

171.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吴丹哪里去了？我看他没有在座。我倒希望他在座，因为这事直接涉及吴丹昨天在华道夫－亚斯多里亚饭店的盛大宴会上所讲的某些话。宴会是由一个称为“我们相信联合国”的组织举办的。我正好在场。吴丹是个正直的人，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向他施加的压力一定使他很恼火。你们有些人可能听到了他那番话。还有些人，我敢肯定，则没有理会他的话。那么，为什么要转述声誉卓著的秘书长的话呢？为什么不把秘书长讲演中涉及这一问题的话念几段呢？这就是那份讲演词，是我今天早上得到的。我不必作任何转述。他说：

> “秘书长在他斡旋范围之内的种种活动在很多方面可以比作一座冰山。能直接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极大部分潜没在水下。今晚我着重说明这一点是有目的的。”

我们这位深受爱戴的秘书长接着说：

> “在过去两年中，许多信仰犹太教并希望离开苏联去以色列的苏联公民提出的要求和呼吁，曾正式提请我注意。我已经从大约八百个人那里收到了这一类个人的或集体的呼吁书。对所有的呼吁，我都同意尽我所能地予以协助，同时也指出在这类问题上务必格外谨慎，尽量不要宣扬。
>
> “上个月我正式被通知我那份名单上的八百个呼吁者中有四百多个已到达以色列，对此我感到欣慰。人们同时对我在这件微妙的事情中所作的努力表示了谢意。我很希望这一有利的趋势能继续下去。”

172. 我不打算有选择地念完秘书长的整篇讲话，但是为了向诸位表明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为了达到其目的能干出些什么勾当，我不得不从秘书长的演说中再引述几行。作为回顾，我还要念一两段供载入记录，以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联合国的东道国搞

了些什么名堂：他们企图对美国政府的官员进行讹诈、胁迫、甚至拧他们的胳膊。感谢上帝现在是共和党当政，因为就巴勒斯坦而论，一切坏事都是民主党搞的。我不知道，或许共和党也同样糟糕。秘书长接着说道：

> “事实上我的办公室一直在收到——请注意这些字眼——源源不断的关于这件事的批评和抱怨信，其中有的竟粗暴到失去理性的程度。”

他们很可能曾威胁要杀害秘书长，这个我可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 “这股无知的谩骂浪潮既来自个人，也来自团体组织。他们指责联合国，”——也是指责秘书长——“麻木不仁、冷漠无情、软弱无能，还有更坏的字眼。为了对联合国，实际上也是对所有那些我曾就这个有关各方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与之打过交道的人们不失公正，我认为有必要在现在扼要地说明一下事情的真相。”

173. 有什么能对全世界的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人保证，那些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会继续使用施加压力、拧人胳膊、有时干脆是讹诈勒索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呢？苏联有三百万犹太人。我不信他们对苏联不忠。苏联有许多杰出的犹太人。不过，苏联犹太人终究是人，也可以用持续不断的宣传给他们洗脑筋。美国有许多忠诚的美国犹太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二十年之内，他们如何煽起了这些犹太人对以色列事业的疯狂热情。我们有什么保证，使这个耶路撒冷不被搞成现代以色列国的橱窗呢？它们屏弃历史文物，用推土机铲掉那些每块都富有历史意义的街石，以便搞出一个橱窗，建立一个现代首都，来接纳那些喜欢舒适、同时也喜欢陶醉于听取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力向他们宣讲他们的职责何在的那种动听之词的外来犹太人。

174. 我已说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对苏联公道，我将向诸位说明这些人干了些什么。当时我正在美国处理这一问题，这对我和每一个有关的人来说都很不幸。

175. 我认识埃迪上校。我想布什大使当时还年轻，因此不认识他。他是美国许多忠心耿耿的公仆之一。我想引用他说过的几句话，这些话说的不是别人，而是乔治·沃兹沃思，他是我的一个同行、是奥斯汀先生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的常驻副代表。他是一位参议员——参议员奥斯汀，据说他曾这样问道：“你们犹太人和穆斯林为什么不表现点基督教精神，走到一起来结束这个问题？”这说明他真是一个佛蒙特州的老好人。他以为基督教精神会使他们走到一起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他们正在欧洲互相撕杀的时候，哪有“基督教精神”呢？一九四七年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战争刚刚才结束。他可真是一个好基督教徒，愿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

176. 下面是埃迪上校的一段话：

> “小组发言人乔治·沃兹沃思用大约二十分钟口头提出了一项大家同意的声明。几乎没有讨论，总统”——指的是杜鲁门总统，请记住他是个民主党人——“在会上没有怎么提问题。会议记录一直由国务院小心保管着。最后，杜鲁门先生极其坦率地概括了他的立场。”——现在我引用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先生的话。他说：“对不起，先生们，可是我得对几十万迫切希望犹太复国主义成功的人们负责。我的选民中却没有几十万阿拉伯人啊！”⑤于是，为了增加一位总统再次当选的机会，就搞出了一个以色列。

177. 为什么光引用我碰巧亲自认识的这位为人非常正派、并亲自在场听到总统说那番话的埃迪上校的话呢？为什么不引用戴维·霍罗威茨先生的话呢？戴维·霍罗威茨先生又是什么人呢？他曾任犹太事务局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说出了当时为创建以色列国、或至少是通过分割巴勒斯坦为创建以色列国奠定基础所采用的办法。现在我就引用霍罗威茨先生的话：

> “我们的斗志又鼓起来了。我们在犹太事务局的办公室开会，商讨再次推动事态进展的方法。斗争再次展开。电话铃响成一片。电报拍往世界各地。半夜里把人从床上拖起来，派去执行特殊任务。而最妙的是，有影响的犹太人，不管

⑤参看理查德·P.史蒂文斯著：《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七年》(纽约，庆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第138页。

是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一个不随时协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能力大小，都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拼命使天平倾向有利于我们的一边"⑥——

这是指衡量分治的那台天平。你们看到以色列是怎样出世的吗？可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霍罗威茨先生继续说：

"游说、哄骗、施压力、找门路——这一切他做得既巧妙又成功。他夜以继日地钉在电话机旁与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首都通话。"

附带说一句，干这事的是摩西·托克斯。他当时主管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工作，奉派在此对几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工作。"他的使者奔赴拉丁美洲各地。"⑦我不打算再提更多名字了。我不愿使某些在座的同事受窘。可是，我的话并没有说完。

178. 当时我在成功湖。现在我想起了当时发生的事情。我把下面的话念出来以供记录。

"尽管这样，菲律宾驻华盛顿大使用电话告知罗哈斯总统，说有人正在施加巨大压力，要菲律宾改变投票。尽管埃利萨尔德大使本人并不赞同分治，但他报告说，美国看来已下决心搞分治，因而投反对票将是愚蠢的。"⑧

因为他们将得不到援助。我可以继续不断地举例说明搞的都是老一套。这些做法现在正在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多，秘书长告诉我们，这些做法很可能就象冰山的下部——我们看不见。

179. 我想，秘书长不过是在昨天晚上说漏了嘴，透露了真情。他一定很痛心，因为他一直遭到犹太复国主义报刊的围攻。他们总是提醒他："你说过你不打算再干下去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刊上还有一种唱烂了的调子："秘书长曾反复说过，他一刻也不愿再干下去了。即使在联合国找到合适的继任人之前他再留任几天对联合国有好处，他也不干了。"

180. 正象我所表明的那样，以色列是一个靠牺牲巴勒斯坦土著人口的利益而人为制造出来的国家，耶路撒冷就是它的象征。受害的不会是阿拉伯人，不会是穆斯林，而只可能是巴勒斯坦的土著居民。当特科阿先生企图用数字证明他的论点时，我上次发言就提醒过他，一九一九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还不到百分之六。当年说服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布兰代斯法官——一个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而原本是亚美尼亚人的那个家伙马尔科姆，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说服了联合王国的珀西·赛克斯爵士，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内阁施加压力，迫使内阁对犹太人许下后来体现在贝尔福宣言中的那项诺言。

181. 代价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力促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只要一看史料就会知道，威尔逊先生曾向美国人民许诺，他不会让他们卷入战争。我不是在讲理论，有记录为证。说话的是历史，不是我巴鲁迪妄说。我们阿拉伯人担心耶路撒冷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国家执意要在经济上剥削的不仅是阿拉伯世界，而且是整个中东，即从西方进入亚洲大陆的门户。为达此目的，他们已使用了他们的艺术家。

182. 九月七日我在巴黎的奥利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徽章，叫作大卫之星。如果大卫王知道了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要干的勾当，看到现在遍及巴勒斯坦各地的种种苦难，我想他也会凄然落泪。我这里有一本《新观察家》杂志，登载着"一个以色列间谍的自供"。还有"我们的时代——沙米尔的两把小提琴"。沙米尔是一位造诣颇深的小提琴家。下边接着写道："一位土生土长的以色列艺术大师谈一个人如何进入特务组织又如何摆脱它。"⑨

183. 就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特务科恩是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几乎把他奉为圣人。他们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圣人，但却几乎把他奉为圣人。现在这位先生伊格尔·沙米尔是一个造诣颇深的小提琴家，甚至比利时那位酷爱音乐的公主都不知道他是一个间谍，还请他到布鲁塞尔演出。这些事情全登在这本杂志里。这是对他的一次采访。我不想念一整篇长文章来给安理会的代表们增加负担。但是为

⑥同上，第177页。

⑦同上，第178页。

⑧同上，第180、181页。

⑨发言人用法语引用。

了那些至今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终归应该得到他们希望在耶路撒冷得到的那些东西的先生们，为了以色列的那些朋友，我认为我必须把这位先生甚至对苏联也要搞间谍活动的那一段念一下。他曾在苏联演出。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哪里，马立克先生？主席先生，如果你许可的话，我想把某些密切相关并且甚为明显的事念一念："一个苏联代表团在布尔歇展览会期间到达法国。代表团中有加加林，但主要是伊柳辛、图波列夫和另外一位飞机制造工程师，我想他叫安东诺夫。"⑧下面是这位间谍音乐家说的话：

> 在巴黎的正式欢迎会之后，他们将在一位我姑且名之为塞尔瓦的伟大法国飞机设计师的陪同下，参观西南飞机制造厂。我已为塞尔瓦演奏过，因为莫萨德以前常常在部长或重要人物的家里为我安排私人音乐会。我在布尔歇遇到他，并设法使他想到这些苏联人也许有兴趣听听演奏。我就随同这批法国人和苏联人到处游览，包括参观工厂，这样，我就收集到了有关他们谈判经过情况的有趣情报。我的报告写了足足四十页。⑧

184. 所谓在伦敦活动的那种苏联间谍，同这比起来那简直是儿戏。听听这则新闻吧："莫萨德是怎样掩盖行动计划的？⑧

185. 我现在不想提戴高乐将军的名字，因为，说真的，现在来讲他如何遭到恶意中伤是不恰当的。但是我要在这里提一提伊格尔·沙米尔先生说了些什么：

> "莫萨德与中央情报局的勾结是长期的吗？"有人问他。他说："是啊，以乔丹为例吧，他是捷克人在布拉格清除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乔丹当时既是莫萨德的重要特务，同时又是中央情报局的重要特务。我本人于一九六四年在苏联执行过一次任务，为的是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取得联系，我曾几次陷于严重困境，是美国人救了我的命。不过我不想谈这点。⑧

186. 采访快结束时，他说："我希望这篇文章用逗号结尾，不用句号。"⑧书面逗号的意思是停顿，一个短暂的停顿。

187. 面对这种种阴谋、诡计和压力，我们阿拉伯人有什么保障呢？现在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人们说："战争与恋爱可以不择手段。"现在就有一场战争，目的是建立一块领地、一个帝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把全世界的犹太人，把那些本来愿意归属出生国家或入籍国家的犹太人都统统收罗去。

188. 难道你们责怪我们阿拉伯人来到这里向你们和盘托出我们担心和忧虑的原因吗？我们会得到保障吗？由谁来给呢？由大国吗？大国才不肯为了我们的缘故而互相对抗呢！谁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合法的也好、不合法的也好；这一点我们不细谈了，不然就离题了。

189. 我坚决认为，有些有钱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发现西方民主国家里的压力很大，他们的资本都要纳税，于是他们就看上了一块处女地，看上了亚洲的这个门户。"我们为什么不去以色列定居，把它作为进行经济扩张的大本营呢？"就是为了这个缘故，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和平相处，而这样他们本来是可以做买卖和得到繁荣的。

190. 正象我反复说过的那样，我亲眼看见在三十二年中他们把曼哈顿这个市区变成他们自己的了。我们怎么能不担心他们将剥削整个中东，从北非起到阿富汗为止的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土耳其、伊朗、直到苏丹和红海沿岸地区呢？这是谁都会担心的，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心。

191. 时间晚了。以后我会有机会提供更多的文件，不是由宣传家编造的，而是由历史学家汇集的文件。我将引用基于事实的论据说明：如果受托处理安全问题的安理会理事国不采取行动，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会藐视我们全体，而且会不受惩罚地继续干他们一直在干的勾当。因为他们已发现，通过他们几乎遍及各国的代理人、银行家和政客，他们能影响选举，能够施加压力，能够使我们屈服。但是我们阿拉伯人还活着。我们一亿一千万人是消灭不尽的。一旦穆斯林世界发奋振作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某些地区就会出现大屠杀。那将是可悲的。那时，你们这些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就要受到良心的谴责了。

192. **主席**：我现在想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就所讨论的问题谈几点看法。

193. 指出下述情况是至为令人沮丧的，即我们又被请来讨论耶路撒冷这个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子，深深地扎在这座是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精神摇篮的圣城的漫长历史之中。我们日本人民具有自己浓厚的精神传统，因而对于应由全人类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所共享的耶路撒冷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怀有深切的同情感。就这一意义而论，耶路撒冷问题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94. 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在其序言部分第2段中明确地强调了不容许通过战争获得领土，而这一基本原则是适用于耶路撒冷的情况的。因此，我们赞同这样一些代表的意见，这些代表重申他们要求以色列取消业已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并停止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进一步行动。

195. 因此，我们以十分同情和理解的心情注意到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秘书长的报告〔*S/10124*〕，以及随后分别就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与联合国在该城的房产问题于同年四月二十日提出的报告〔*S/10124/Add.1*〕和八月二十日提出的报告〔*S/10124/Add.2*〕。遗憾的是，尽管秘书长一再要求提供有关所谓总规划的详细情报，以色列至今未作出令人满意的反应。

196. 我们希望，秘书长在他最近一次报告中提到的下述的理解是正确的：

> “以色列政府业已停止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规定的，在政府大厦范围内的联合国房产区之内的一切建筑工程和其他工程，在一九六七年交换的信件中所反映的意见分歧圆满解决之前，它将不在该区内重新开始这种建筑工程和其他工程”。

197. 此外，日本代表团重申一项业已由一系列联合国决议所确认的原则，即在耶路撒冷确立一项国际体制是可取的。

198. 对于处理中东问题的公正客观态度的重要性，我们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日本政府认为，安理会应强烈反对一切可能改变或预先决定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措施。同时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实行自我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不利于在该地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行动。

199. 鉴于目前的状况，我们不妨要求秘书长经与安理会主席协商后，指派代表或使团调查该处的情况，并在适当的短时期内向安理会提出报告。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取得有关各方最大限度的必要合作，从而使代表或使团这样的工具能有效地执行使命。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投票赞成索马里代表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200.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发言，根据发言人名单，下一位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发言。

201.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安理会今天的会议是在不顾我国代表团对在长期中断后于赎罪安息日这一天举行会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召开的，如果这一点以及以色列代表团在这个圣日结束之前一直没来出席的事实，能载入记录，我将表示感谢。

202. 我要求发言是为了答复安理会若干代表的发言。我当然不可能也不打算对所有谈论哈萨尔人、安息日、秘书长对苏联犹太人的见解以及间谍活动等等问题的广泛高论和有时几乎是幼稚可笑的种种歪曲进行答复，前面几位发言谈及此类问题时既没有人要求他们遵守议事规则、也没有人打断他们。对叙利亚代表要求把放债人赶出圣殿的叫嚷我也不屑于理会。如果还有人对各个阿拉伯代表团对以色列的指控的真实性质表示怀疑的话，叙利亚的战争叫嚣就将消除这种怀疑。

203. 有这么一个国度，那里的犹太少数民族为数达几百万，却被剥夺了民族权利和个人权利。那个国家的犹太人不准按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不得学习本族的历史和语言。他们保存希伯来文教科书就有罪，有人竟为此下狱。犹太人的组织被禁止，犹太人的学校、剧院、报纸和出版社被封闭。同国外犹太社团的联系被制止；和家人团圆、回到犹太故国亲人怀抱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然而，这个国家的代表却声称他对这样一种局势感到忧虑，而在这种局势下，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却享有那位代表国内的犹太人被剥夺了的一切权利，他们沐浴在阿拉伯文化和宗教遗产的光辉之中，他们有迁移和通信的自由，他们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和繁荣的时期。

204.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首都，那里的犹太少数

民族达五十万人。但那里一所犹太学校也没有。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人数不到七万，却有五十三所阿拉伯学校。五十万犹太人只有一个拉比，一所犹太教堂和两所小礼拜堂，而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却有三十六所清真寺和十一处祈祷室。此外还有五十四所基督教礼拜堂和圣所。因此我要直率地对苏联代表说，只要苏联犹太人的处境仍象目前这样，那么苏联的观点……

205. **主席**：我请苏联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206.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强烈抗议以色列代表对苏联进行的蛮横无礼、不识羞耻的攻击。我们现在审议的不是苏联问题，而是以色列侵略者在阿拉伯领土上、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区所犯下的罪行。主席先生，以色列代表作这种发言是藐视你，是不尊重你的呼吁，即我们的发言应限于讨论正在审议的问题，也就是耶路撒冷问题。

207. 我请你要求以色列代表遵守议事规则。

208. **主席**：请继续发言。

209.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假如苏联代表允许我继续讲下去的话，他就会听到我说，尽管目前苏联对别国人民和个人的权利发表的意见没多大价值，但随着苏联犹太人处境的改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无疑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很自然，人们希望看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能象其他会员国一样实践联合国宪章的信条，而且能使自己的行为成为别国的榜样。就是本着这个精神，我希望苏联代表——我在回答他的发言——停止对以色列、对犹太人和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的无理谩骂。苏联政府完全懂得犹太复国主义是什么。苏联现任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安理会发言说：

> “苏联代表团不能不对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是对下述事实表示惊讶，即这些国家——或至少是其中一些国家——竟然诉诸这样一种行动，如派其部队进入巴勒斯坦，进行旨在镇压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行动”〔第二九九次会议，第7页〕。

210. 如果苏联破口大骂犹太民族对耶路撒冷、对锡安山的热爱，大骂他们对自由、对求得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愿望，那是不能提高苏联的威望的。而归根到底，这些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容。人们不能不也希望苏联最后抛弃我们今天再次听到的那种它在中东问题上惯用的、显然不真实的陈词滥调。苏联完全明白谁是中东的侵略者。它知道是谁在一九四八年发动了战争并且至今不肯停止这场战争。

211. 阿拉伯人的侵略在一九四八年遭到了失败，休战期间受到了遏制，然后，一九六七年又复大败，这一事实并不能使阿拉伯侵略者变成侵略的受害者。如果有人说纳粹德国直到斯大林格勒大战之前都是侵略者，但当苏联军队把侵略军打了回去，占领了德国部分领土之后，苏联就成了侵略者，请问苏联代表将何词以对？

212. 不幸的是，苏联代表反复用他今天又使用的“希特勒分子”和“纳粹”之类的污秽言词攻击我们。苏联代表这样做是效法那些落后的阿拉伯国家；那些国家既曾勾结或同情希特勒，又一直承袭希特勒压迫犹太人的政策，今天却企图把他们沾满全身的污泥来污损别人。把“希特勒分子”这个标签贴在犹太人身上是对被纳粹分子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的记忆的侮辱。称犹太人为“希特勒分子”非但无异于称共产党人为纳粹分子——而且肯定是更加可恶。

213. 我确信一旦苏联清除了自身的污点，一旦苏联停止盲目地支持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侵略，停止以那种不顾苏联按宪章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的方式支持这一侵略后，苏联也许能够促进各方达成和平协议。但只要它坚持目前的态度，它就只能起消极的，甚至是破坏的作用。

214. 四个月来，约旦政府一直说要在安理会提出耶路撒冷局势问题。四个月来，安理会理事国一直设法劝它别这样做。事实上，大家都明白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发生什么非得要安理会进行紧急辩论的事。显而易见，约旦内部的以及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困境都不成其为试图发动安理会来反对耶路撒冷的幸福与进步的理由。我们的辩论已证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讨论的记录说明，耶路撒冷是如何恢复了它的统一与完整的正常状态，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它的生活和发

展又是如何重新走上正轨，耶路撒冷圣所的神圣性是如何得到保卫和加强，全体居民的权利又是如何受到保护。

215. 实际上，破坏这一局面的唯一事件就是上星期日阿拉伯人在苦难大道上袭击了朝圣的基督教徒，结果死了一名阿拉伯女孩，伤了五名美国旅游者。应该注意的是，这一侵犯耶路撒冷和平与神圣的事件是由基地设在黎巴嫩的某一恐怖组织干的，该组织通过黎巴嫩的宣传工具承认了对这一罪行的责任。就是这同一个黎巴嫩，一方面庇护那种随时准备在苦难大道上杀害儿童和亵渎礼拜天早晨的圣洁的恐怖战争机构，同时却在安理会掉几滴鳄鱼眼泪，声称关心耶路撒冷的宗教属性，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在安理会反对耶路撒冷的争论中赢得一分。

216. 人们不禁纳闷，某些人在支持约旦不负责任的控诉和支持提交我们的同样不负责任的决议草案的时候，是否充分考虑过这种可以预见的后果。

217. 听了安理会代表们今天所作的一些发言，人们还不禁要怀疑，耶路撒冷及其居民的真正利益，各处圣所的状况，是否确实在这场辩论中得到了应有的考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怎么能反对以色列自一九六七年以来为取得耶路撒冷的进步、繁荣与和平所采取的措施呢？受人尊重的巴黎《费加罗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五日登载了下面一段关于以色列的措施的描述：

> “以色列政府能够提出大量证据，证明以色列不仅尊重这个城市的世界性特点，认真保护一九六七年通过的法律所保障的圣址，而且也尊重各个居民集团的生活环境，这种环境是安宁的，反而有助于在耶路撒冷恢复和平与安全。
>
> “自从四年前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以来，该城的穆斯林人口有所增长。这并不奇怪，大家都知道市政府曾大力改善该市东区的住房条件，而且为以前饱受失业之苦的人们提供了工作。
>
> “因此，由于约旦的指控企图叫人相信耶路撒冷东区的情况在一九六七年之前就是正常的，这种指控就尤其显得过分了。实际上，在约旦管理的整个时期，以色列人被剥夺了进出他们的圣址的自由，他们被弄得无法使用他们在橄榄山上的公墓，而这是公然违反停战协定第八条。我们目睹他们的坟墓被亵渎，而且三十五个犹太教堂有三十四个被毁。”

218. 对于以色列的行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伦敦《泰晤士报》作出了同样的评价。该报宣称：“毫无疑问，东耶路撒冷大部居民在以色列人统治下比以前境况要好。”那么，又怎么能认为要求以色列停止采取上述措施的那种建议是合理的呢？又怎么能为下述主张作辩护呢？即主张置耶路撒冷于不顾，听任其停留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以色列进入该城时的状态：遭到破坏，受到亵渎，陷没在断墙颓壁、贫民窟和污秽之中。难道有人真的相信开明的舆论能接受这种态度吗？难道在座代表中还有人认为，除了否定这种观点之外，历史还能作出别的判断吗？

219. 凡是珍爱耶路撒冷的人都能够很容易承认，对耶路撒冷的热爱对犹太人说来具有何等的意义，而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倾注了多少充满深情的劳动。耶路撒冷的英国圣公会大主教乔治·阿普尔顿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在伦敦声称：

> “让我们愉快地承认，对物质的耶路撒冷和象征性的耶路撒冷的怀念，不仅在第一次流亡时期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中，而且在第二次流亡时期近二千年的历程中保持了犹太教的生命力。人们不禁感到，耶路撒冷对犹太人说来比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然后他接着说：

> “人们很快就懂得，耶路撒冷是一座活生生的城市，其发展是必然的，尽管应该有计划、有控制地进行。值得指出的是，不论是在以色列政府的计划中，或是在西岸采取的行动中，为阿拉伯人兴建公寓和住宅的建筑规划都已开始了。愿它迅速发展。”

220. 塞顿霍尔大学犹太教基督教研究院院长约翰·M.奥斯特赖克阁下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 “今年三月教皇保罗在圣彼得广场对群众演

说时谈到在以色列‘承认各处圣地的特殊需要’，谈到汇集于耶路撒冷的‘历史和宗教权利的多元性’。他并没有象传说的那样要求耶路撒冷国际化。教皇之所以讲这番话，是由于收到一封三个约旦主教所写的危言耸听的信，他们臆想以色列阴谋从该市驱逐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并禁止自由出入圣殿；如果人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教皇的话就显得比较克制了。”

奥斯特赖克阁下接着说：

“目前，阿拉伯人在约旦统治时期接管的老犹太区的行将倒塌的房屋正在重建。需要搬出这些房屋的阿拉伯人或者得到全部赔偿，或者迁往新区。以色列就是这样照顾其阿拉伯居民的……”。

221. 下述宣言是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福音派基督教领袖国际会议期间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发表的。

“我们这些签名者都是愿意为我们信仰的诞生地耶路撒冷圣城的完整而献身的福音派基督教徒。我们要表彰以色列国关怀备至地保护了基督教的圣地和信徒。鉴于有史以来，除犹太民族外，别无其他民族以耶路撒冷为首都，下述事实使我们深受感动：自从六天战争以来，人民可以自由到他们选择的地方去做礼拜，这同一九四八到一九六七年期间的情况迥然不同。耶路撒冷的统一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予以保持。”

222. 事实也同样证明伊斯兰教的宗教利益得到了尊重、保护和不受干预。除了我在前几次会议上曾向安理会介绍过的声明外，我想再提一份对这次辩论有特殊重要性和意义的声明。塞拉利昂全穆斯林大会主席访问阿克萨清真寺后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在电台广播了下述声明：

“我谨在此圣所坦率地、深信不疑地宣布，伊斯兰教的各处圣地圣所、清真寺和礼拜堂都受到应有的保护，未受侵犯。加沙清真寺以及所有城镇村庄的清真寺院都是充分开放的，里面充满了做礼拜的人，他们完全自由地履行其宗教义务。”

223. 来自亚洲大陆的一位穆斯林访问者也有同样的观感。菲律宾政府的一位穆斯林部长萨利赫·乌吐塔伦姆先生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在电台发表讲话说：

“我曾会见以色列原有领土及其占领的领土上的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并与他们进行了谈话。在私下以及公开场合，我都和他们讨论过穆斯林居民的地位和生活状况。从他们坦率的回答来看，我感到一切都正常。我看到所有圣所都情况良好。我听说政府甚至还资助维修和保护各处圣所。”

224. 如果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它的居民的境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如果普遍的宗教利益都得到更为全面的保护和尊重，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来解释人们今天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政策和行动所持的保留意见呢？有的人说，以色列不应该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是哪一种地位？是一九四八年约旦违反宪章和联合国决议悍然入侵使耶路撒冷造成的那种非法的、反常的分割和肢解的地位吗？联合国宪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维持那种不是在自卫中、而是在公然侵略中使用武力所造成的局面，甚至为之辩护呢？

225. 人们提到了一些要求以色列不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议。反映着人所共知的以色列在联合国表决中处于少数不利地位的政治决议，从什么时候起竟能逾越国际法、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呢？

226. 人们还提到了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类似的有关在武装冲突中一国被另一国占领的领土的公约。这种援引没有考虑到一个基本事实。根本不存在国界。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一直没有政治上的国界——而这不是由于以色列的过错。从一九四八年以来，中东一直在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司法混乱的状态中生活。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唯一的分界线历来是军事分界线——开始是休战线，然后是停战线，现在则是停火线。公认的国界还有待有关各方达成协议。

227. 我还听到有人在提到耶路撒冷的地位时隐约提到一九四八年联大的建议。但这些建议早已被阿拉伯国家践踏得不成样子。此外，这些建议即使被采纳并加以贯彻，也只能在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该城居民的愿望之前，给耶路撒冷规定一个临时地位。自一

九四八年以来，耶路撒冷居民已一再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最近一次是一九六九年的市政选举和全国选举。到一九七一年，绝大部分耶路撒冷居民早已确定了他们和以色列国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228. 最后，我想扼要重述已在以色列外长致秘书长的信中阐明的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政策。该信载于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的报告〔S/8052〕中：

> “〔以色列政府〕所采取的保护各个圣所的措施不过是以色列保证在耶路撒冷的世界性利益得到尊重的努力的一部分。联合国的讨论和文件清楚地说明，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之所以为全世界所关注，是由于存在这些圣所。以色列不怀疑自己有决心也有能力确保世界性的宗教利益受到尊重。它立即确保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各处圣所均由崇敬这些圣所的各该宗教负责管理。此外，本着关怀历史传统和宗教传统的精神，〔以色列政府〕已采取措施，以求达成确保各圣所的世界性特色的安排。为达此目的，以色列政府已开始与各种世界性宗教利益的代表进行建设性的、深入细致的对话。如果这种尝试能取得我们所希望和预期的成果，这些圣所的世界性特色在近几十年来将首次得到切实的体现。
>
> “已影响耶路撒冷的生活与命运的种种变革……因此可归结如下：过去市民之间分裂对立，现在则和睦团结；过去经常存在暴力行为的威胁，现在则一片和平；过去有人坚持要采用亵渎神明的歧视办法，对各处圣所实行排他性的单方面控制，现在则愿与世界各宗教组织——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共同作出安排，以保证各圣所的世界性宗教特色。”

229. **主席**：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230.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想对特科阿先生提几件简单的事实，但不详加论述，因为时间不早了，而且，我想安理会还需要处理一些有关下午提交的决议草案的其他事宜。

231. 第一件事实：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东欧和中欧的运动，其宗旨在于使整个巴勒斯坦沦为殖民地，不，应该说是在于霸占整个巴勒斯坦。

232. 第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已经成了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已被用作推进那个西欧运动的工具，而这一运动对包括我们东方犹太人在内的土著中东人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233. 第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九年是只占巴勒斯坦人口百分之六的一个少数，但在五十年内，通过竭力推行移民计划和政治勾结计划，他们已经成功地霸占了巴勒斯坦的土地；而且，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是在不顾庄严载于宪章的自决原则的联合国的庇护下发生的。

234. 第四，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中东的政治机体和社会机体中的一种异物。这种异物已经引起了脓肿，这就说明何以这整个地区正在发烧。只要造成麻烦的这个异物存在，烧是不会退的。

235. 第五，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作持续不断的、不遗余力的努力，来网罗——我重复一遍，来网罗——成百万犹太人，这一点已昭然若揭。因此，我们那一部分世界的每个人都明白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扩张主义运动。

236. 我不打算驳斥特科阿先生今天列举的许多论点，尽管他东拉西扯，力图避开根本问题，即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与我们不相容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牺牲巴勒斯坦本地人民的利益，而且牺牲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利益，从而使他们受剥削、受奴役，使他们成为愿意移居该地区的所有犹太人的搜括对象，这些犹太人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应该到巴勒斯坦去，这是上帝的意志。

237. 我必须提醒特科阿先生，我们的担心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臆想出来的。我们的忧虑是以最近半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为依据的。我们目睹了委任统治时期发生的那些大屠杀以及过火行为——无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都有这种行为。当时的委任统治国联合王国政府尽力调停，曾派去许多委员会。它最后是撒手不管，把这个问题全都推给了联合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使它几乎破产，它已无力承担更多的费用。这是一个错误，但是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哀叹往事的。我们面对着一个不但危害巴勒斯坦本地人民，而且危害整个中东人民的殖民地问题。

238. 因此，既然我们一再声称我们的担心是实际存在的，中东确实在发高烧，脓肿正在溃烂，那就该由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采取某种断然措施，以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239. 我想提醒特科阿先生，伯纳多特伯爵遇害，莫因勋爵遭枪杀，还有许多到那一地区了解情况的联合国官员遭到敲诈勒索。在两次大战之间那个时期，他们还绞死过英国士兵。但是特科阿先生却到这里来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辩解，声称耶路撒冷过去之所以分裂，是约旦入侵的结果，而且是由于二千年来该地就一直有土著居民，他们在七世纪后碰巧就阿拉伯化了，但从人种学来说，他们仍然是巴勒斯坦人，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人，包括犹太人或已经改信犹太教的其他人。

240. 我们向他重复这些论点，但这些论点似乎都被置若罔闻，然而这些都是事实。此外我还想提醒他，这个地区曾遭受过多次入侵。如果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教训的话，我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些事实中得到教益。我不想回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历史了。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这个地区，然后占领它的是罗马人；继罗马人之后是拜占廷人；拜占廷人以后是十字军；十字军以后是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以后来了欧洲的委任统治国。现在看来轮到东欧人了，而他们恰好是犹太人。他们为达到他们的政治与经济目的，想利用一种崇高的宗教即犹太教作为策动力，来攫取这块土地。

241. 以上是在安理会进行表决之前对这个问题作一总结。我相信交给安理会的这一决议草案能获得通过，但是我恳求大家先别着忙。你们要通过这个决议草案是否是为了使它成为保存在联合国档案里的又一纸空文呢？或者，安理会这次是打算采取果断措施？——而不仅仅是对约旦说："除了我们投你们的票以外，你们还能指望我们再做些什么呢？"

242.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安理会打算采取行动呢，还是我们打算让特科阿先生暗中好笑呢？我认为，他要暗中好笑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很清楚，各种谴责——共达二十二次或二十三次——毫无意义，一点也没有能改变他的国家的政策。我并不怪他有时轻蔑地对待整个联合国。

243. **马根盖先生**(布隆迪)：我谨代表布隆迪代表团团长表示歉意，他有急事离开了。假如有时间的话，他是本想就安理会目前面临的问题重申布隆迪的立场的。

244. 决定我们投票的我国立场，系来自非洲统一组织最近所采取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要重申过去曾一再表示过的观点，那就是请以色列不要逾越法律上和国际上对它认可的领土界限。占领通过战争取得的领土在今天决不能成为和平的保障。

245. 还有其他理由将促使我们投票赞成文件S/10337中的决议草案。正是耶路撒冷的地位本身，由于它所具有的神圣性，要求各方予以尊重，并使它免遭有人可能陷入将它窃为己有的诱惑的危险。

246. 当处处都在采取措施谋求和平的时候，当一切地平线、包括非洲的地平线上已出现解决中东危机的一线希望的时候，各方此刻都不采取任何足以使该地区局势更形险恶的行动，这肯定是十分必要的。

247. 圣地耶路撒冷本身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应该享有和平并得到集体的保护。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摇篮，应该是所有这三个宗教的信徒的朝圣之地。

248. 决议草案及所提出的修正案，都肯定了安理会的共同愿望，那就是有必要保护圣城的地位、圣城的居民与三大宗教，平等对待而不排斥任何一方。决议草案理所当然地反对任何邻国——此处系指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

249. 就我国代表团的观点而言，安理会的职责在于重建一种有助于在圣城祈祷和默念的气氛。这就要求本组织的主要官员，即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要特别留意。他们受托设法说服以色列当局放弃他们对耶路撒冷实行兼并的决定——这种兼并很可能弄得不可收拾，到头来对有关各方都不利。

250.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我只想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向我们提出的修正案说几句话。我们的同事图迈赫先生知道，他所说的和做的一切我们都理解，并受感动。他知道我们是多么赞赏他对这些问题的见识，尤其是对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的

见识，以及他那严谨的思想。我必须承认，他在辩护自己的修正案时所列举的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以及逻辑上的理由，以及他向我们所作的解释，都使我们感到信服，因此，我们对它们给予支持是没有困难的。

251. 然而，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我们赞成某个词或者选用这个词而不用另一个词。我们知道，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十分可能又回到安理会来，决议草案甚至预见和规定了这一点，因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那时采取明确的立场。

252. 我在前面已说过，我们今天的决议草案虽然有缺点，但看来还是可行的，而叙利亚提出的修正案却会使好几个代表团有理由或无理由地感到不安——我国代表团不会如此。因此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我认为，目前在这种性质的决议上取得一致意见是有积极价值的，这里说的一致意见将是全体出席的情况下的一致意见，而不是部分缺席的情况下的一致意见。我认为，如果表决不是一致的，那么它就将失去效力，正如这个决议草案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谨慎和稳健的性质一样。

253. 我要敦请叙利亚代表团考虑，是否可以撤回他们的修正案。我认为这不仅远远不会减少这次表决的价值，反而只会增加这次表决的价值。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总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我们真心认为，这样做将是一种政治上的明智之举。让我告诉图迈赫先生，如果他响应我的呼吁，法国代表团将极其感谢叙利亚代表团。

254.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当然支持方才法国大使所作的雄辩的呼吁。虽然我们的索马里同事提出的决议草案给我们出了些难题，但我们已经决定投赞成票。法拉赫大使曾雄辩地谈到我们的行动与目标必须一致，我们的法国同事方才又重申了这一呼吁。我认为法拉赫大使在他的发言中是理解这次安理会的心情的；我认为，当他认为他的决议草案合情合理、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时候，他对这种心情是十分了解的。

255. 为了争取达到一致意见，我也要请求我们的叙利亚同事不要坚持他的修正案。如因某种原因他认为不能接受这个请求，我们当然将保留重新衡量我们对最后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的立场。如果他认为他不能撤回他的修正案，我们当然会要求对这两个文件进行分别表决。

256. **萨维奇先生**(塞拉利昂)：塞拉利昂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文件S/10337中的决议草案，因为在仔细听了各位代表就议程上的议题所作的发言、并根据现有证据对局势进行权衡之后，我们相信只有恢复一九六七年前的状况，才能给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宁，防止在这一地区爆发一场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的宗教战争。

257. 我国政府同意不允许通过征服取得领土的原则不容违反，一再提请人们注意下述事实：除非有争端的各国愿意全部接受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规定，否则持久和平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遗憾的是，这似乎是以色列不能接受的，它仗着自己的军事实力，拒绝下述政治愿望：与邻国达成协议，执行大会及安理会的决议，放弃那种我们今晚业已领教过的极端狂妄的态度。

258. 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得知，他就以色列正在改变耶路撒冷面貌这种严重说法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答复。而与此同时，控诉却不断增加：控诉以色列正在采取步骤，牺牲阿拉伯居民及其圣所的利益，使该城犹太化，并逐步置该城于统一的行政管理之下。

259. 我们要毫无保留地声明，耶路撒冷并不只属于一种宗教。人类三大宗教都发源于这一圣地。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把该城视为他们精神上的故乡，并通过经常朝拜它的殿堂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虔诚。因此，阿拉伯人和基督教徒必须能继续进出他们各自的礼拜场所。但是，如果耶路撒冷的国际特色有了改变，如果排斥其他而把犹太法律和文化强加于该城，就不可能有宗教礼拜和为其他目的的来往自由。

260.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政策继续下去。必须迅速结束这种政策。除非做到这点，而且是立即做到这点，否则可怕的后果就将是把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全都卷进去的敌对状态的加剧。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这一犹太化过程，使圣

城耶路撒冷恢复它和平、神圣的环境，特别是恢复它那神圣肃穆的魅力。

261. 为了载入记录，我国代表团在此要对据说是塞拉利昂穆斯林大会主席在访问以色列国期间所作的一项声明加以澄清。我国既以自由制度自豪，当然就不干预其国民的行动。豪无疑问，穆斯林大会主席的讲话仅代表他个人，而不代表塞拉利昂政府。

262. **主席**：我请埃及代表发言。

263. **扎耶特先生**(埃及)：被以色列统治者请去审查他们的所谓总规划的一位著名建筑师——我想他是犹太人——称这项总规划为"集体切腹自杀"。由于以色列手中的武器并不是对着它自己，而是对着在巴勒斯坦居住了一千九百七十一年的人民的文化和传统，因此，我起先认为"切腹自杀"这种形容是不恰当的。然而，当我听到以色列那位有见识的发言人用他那种殖民者的语言谈起落后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时——这是在我听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波兰、索马里、阿根廷、日本、布隆迪和塞拉利昂，更不用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发言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的行动确实是切腹自杀。

264. 以色列对全世界的道义及宪章发动的进攻——它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来到这里，竟说"你们和你们那个安理会的不正当的多数决不能使我们停止做我们要做的任何事情"——只能以全世界的道义的胜利而告终。因此，那是切腹自杀。

265. 当我要求发言时，我是想说，法国大使正确地描写为稳健和有分寸的这个决议草案，在我国代表团看来——而这正是它以目前的形式能为我国代表团所接受的原因——不过是重申安理会第 267 (1969) 号决议，给以色列的统治者以更充裕的时间，或是遵守宪章原则和安理会决议，或是再到安理会来——他们在这方面倒挺有胆量——听安理会宣布它将采取什么行动。

266. 据本人愚见，这种行动将只能是对本代表团第一次在安理会上发言时所提出的五点意见的积极反应。对于这五点，刚才会议厅里听到的各国的发言都清楚而雄辩地表示支持。

267. 我要重申，对以色列及其各个代表的不庄严的挑战的唯一庄严的回答，就是由安理会作出决定，保证宪章的所有部分，特别是第七章，成为起作用的文件。

268.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打算就索马里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表明苏联代表团的观点。

269. 但在我谈到问题的实质之前，我要对以色列代表发言中提出的若干点略加评论。

270. 他的发言非常清楚地表明，他虽然出席了安理会审议耶路撒冷问题的各次会议，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到。安理会中没有一个理事国认为以色列的立场、行动以及它在耶路撒冷的侵略性扩张主义行径是正当的。因此，作为安理会审议约旦代表提出的问题的结果，以色列已成为国际谴责的对象。不管会通过什么样的决议，没有一个安理会理事国来为以色列辩护，这是很清楚的。特科阿先生，你应当从这一点得出结论来。

271. 然而，你却光挑苏联代表团进行攻击，光对苏联代表的发言作了回答。为什么你就不同时也谈谈其他代表的发言呢？以色列的政策受到了比利时代表的谴责，那位代表引述了国际法律精辟的论据。那个政策也受到了在这里发过言的所有代表的谴责。那么，为什么你的全部怒火总是朝苏联的发言发泄呢？我们说的跟其他人说的一样，不多也不少。我们提到了联合国宪章，提到了国际法庭宪章，提到了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若干决议，这些决议重申了安理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的主要原则，即不容许通过武力或战争取得领土。我们完全是在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并按照宪章的条款行事的。

272. 以色列代表又一次提到了苏联犹太人。特科阿先生，苏联犹太人不关你的事。不要把你那长鼻子伸到我们苏联的园子里来。历史表明，把鼻子伸到我们园子里来的人都失掉了鼻子。作为前以色列驻苏联大使，这点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为犹太复国主义作了辩护。在这方面，你引用了我在联合国的一位前任的话。不错，这些话是曾说过的。那时所作的这些声明是苏联及其人民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外交政策的一种

反映。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赞成所有民族都有自决和独立的权利。那时以色列不是侵略者，我们对以色列奉行了一种政策。现在以色列是侵略者；它进攻了阿拉伯国家，侵占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企图霸占它们，甚至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在内。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一直把全部力量贡献给争取正义、平等、自由、独立和各国人民间友谊的斗争。正是为了这一理由，我们才强烈谴责以色列侵略者，并站在侵略的受害者一边，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和合作，在联合国捍卫他们的正义事业。但特科阿先生对此不能理解。特科阿先生感到愤慨，因为我们把犹太复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这很简单。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是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宣讲雅利安人是高踞于世界上一切种族和民族之上的超等民族。法西斯主义认为理想的人是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我不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外表标志如何，但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实质是相同的。法西斯主义宣传雅利安人至上和对其他民族的仇恨；犹太复国主义则宣传"上帝的选民"理论。这难道不是种族主义？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实质是种族主义，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是上帝的选民即上帝挑选的子民这种观念，那么它同法西斯主义还有什么不同呢？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有谁在什么地方听到有人宣传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某国人民优越于其他民族这种荒谬绝伦、臭名昭著的罪恶理论呢？你且上联合国讲台上去证明证明你们是上帝的选民，而别人则一钱不值吧。无论你多么卖劲，谁也不会支持你的。

273. 有些政界人物，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某些人在内，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影响和压力之下，出于商业上的或选举上的考虑，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后面亦步亦趋，随声附和，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就让他们为此而受良心责备吧。

274. 以色列代表提到被法西斯分子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我们对此感到悲痛。但他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在与法西斯暴政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失去了两千万苏联人。希特勒梦想统治世界，如果他当真征服全人类，如果他夺得全世界，如果我们没有获胜，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没有库尔斯克之战，如果没有苏联武装力量的胜利，没有苏联人民的胜利——他们肩负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重担，拯救了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使他们免遭法西斯瘟疫——那么世界文明还能剩下什么呢？你们应该感谢我们，应该在你们首都的中心为苏军建立一座纪念碑，以铭谢两千万苏联人民用生命拯救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免于毁灭。然而你却诽谤苏联。这是你们国家、整个以色列和它派到联合国的代表的耻辱。

275. 为什么以色列及其代表需要诽谤我们呢？为的是转移对中东发生的侵略行为的注意力，遮盖局势真相，掩盖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行为，掩盖以色列对抗联合国，对抗大会和安理会，拒不执行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和整个中东的决议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进行诽谤。但是诽谤帮不了你们多少忙。正义的事业必胜，我们今天有目共睹，在这里发言的安理会理事国，甚至包括你们最亲密的朋友在内，没有一个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辩护。事实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对苏联的任何诽谤，你们和帮助你们的那些人所编造的关于苏联犹太人处境的任何卑鄙谎言，都不能掩盖以色列侵略者的罪行，都不能掩盖你们的侵略行动和你们正在阿拉伯土地上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你们不愿通过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中东问题，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以色列占领军。而不做到这一点，中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276.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事实。我认为，特科阿先生，现在是你停止拿苏联犹太人问题在这里进行投机的时候了。苏联犹太人是完全的、平等的苏联公民，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共产党员。他们不需要犹太教堂，他们需要大学、剧院、俱乐部，就是不需要犹太教堂。

277. 我记得以色列前外长夏里特先生，他是俄国出生的，他有次在纽约邀请我共进午餐，恳求我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允许将所有苏联犹太人——我想当时约有两百万人——送到以色列。我对他说："夏里特先生，我们是朋友，我们珍视友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交朋友——这正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自古以来我国通常的交友之道是，在赠送朋友一件纪念品或礼物之前，要考虑一下对他有益还是有

害。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呢？无非是想向富有的美国犹太人募集五亿美元。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我们的苏联犹太人——他们当中三分之二是共产党员——去以色列并宣布以色列为苏维埃共和国，申请加入苏联，那么你那些富有的美国犹太人朋友就不会给你一分钱。这点我可以向你绝对保证。”夏里特回答说：“是的，大使先生，我还没有从这个观点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劝他还是考虑一下。他从此再也不提这个问题。

278. 特科阿先生，我劝你也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279. 现在让我们回到决议草案。关于目前正在审议的问题和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径，苏联代表团业已表明了它的原则立场。毫无疑问，占领者的专横措施应当受到谴责。这里没有人为它们辩护过。我们认为我们卓越的同事和朋友索马里代表提出的决议草案是软弱的。但鉴于各阿拉伯代表团支持它，认为它可以通过，我们方面也就不反对通过这项决议草案，包括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在内。然而，我们对第5段有严重的怀疑。该段的措词与宪章不合，与要求安理会在解决中东危机，包括这一危机与耶路撒冷有关方面的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不合。决议草案第5段的措词太含糊，可以作太笼统的解释。而且，这种笼统解释必将背离安理会工作中业已确立的先例。这种使团应由安理会派出，由安理会理事国组成。而第5段没有说明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一段不能接受，因而在表决时我们将就这一段采取相应的行动。

280. 在我们看来，而且我们确信，我们卓越的同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提出的修正案将能改进本段。不作这些修正，我们将对第5段有严重的保留。

281. **主席**：以色列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8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要讲的话确实很简短。

283. 首先，我赞成埃及代表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即安理会及整个联合国有责任保证使宪章原则在中东得到尊重和实施。确实，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埃及一贯执行的好战政策，注意埃及一九四八年对以色列发动的、直至今天仍在继续进行的战争。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埃及政府于几周前、即八月二十日在大马士革签署的一项文件，该文件明白声称，决不同以色列讲和或谈判。

284. 的确，现在该是联合国促使埃及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

285. 至于我们刚才听到的苏联代表的发言，我当然能理解他对我光挑他今天的发言来作反应所感到的不安和遗憾。我要请他相信，我为不得不那样做而感到的遗憾与他为不得不听我对他的答辩而感到的遗憾不相上下。

286. 我对他今天的发言作反应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因为苏联犹太人问题，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权问题一样，是联合国每个会员国及联合国组织所关切的问题。接纳苏联境内我们几百万渴望并大声疾呼要与犹太国里的家庭和人民团聚的同胞，这件事对以色列人民是否有益，苏联代表表示怀疑。我愿向苏联代表建议，接受我们那几百万同胞是否对以色列有益的问题，还是让以色列自己决定吧。我要请他相信，我们将欢迎他们，正如我们将欢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区所有经过数千年离散、流亡和受苦之后愿意回来和我们一起建设一个以色列国的兄弟姐妹一样。

287. 苏联代表回忆了他同以色列前总理兼外交部长、已故的夏里特先生进行的谈话。我也记起了我在莫斯科的一些交谈，特别是在我向苏联代理主席呈递国书时进行的那次十分有意义的交谈，他恰好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位卓越领导人。谈话一开始他就向我谈到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和犹太人的历史有某些共同之处，因为两个民族都曾在漫长的年代里遭受歧视和迫害，丧失了自由和独立。“而现在在苏联”，他在结束他的谈话时说，“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都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我说，“主席先生，就亚美尼亚人而言，我确实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知道，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还略有不同。亚美尼亚人的故国凑巧在苏联国境之内，而犹太人的故国凑巧在苏联国境之外。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整个苏联号召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人回到故国一起从事建设，一

起在外国压迫和占领造成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全世界都承认这是好事，有权利这样做，与此完全相同，我们独立的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同胞也有完全相同的权利。”

288. 我唯独挑出苏联代表的发言来作反应的第二条理由说来是相当遗憾的。这就是，在今天听到的所有发言中，我们正是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某些词汇，这些词汇令人遗憾地带有某种斯大林主义的味道。我唯独在他的发言里听到了“希特勒主义者”、“汪达尔人”和“野蛮人”这种称号。我唯独在他的发言里听到了对犹太民族的解放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的污蔑和谩骂。

289. 如果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我是否可以对他说，当犹太人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逐出的时候，当犹太人坐在巴比伦的河流旁哭泣，但也寻找回家的道路的时候，那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了，马立克先生。当数千年前他们在一次反抗放逐的大规模起义中回到家乡，重建起寺院和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那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是地中海盆地抵抗罗马帝国军队和为独立而斗争的最后一个民族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被罗马征服数世纪后仍拒不投降，并一再举行反对侵略者的起义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被征服者逐出自己的土地并驱散到世界各地后仍继续向往并努力设法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在外国侵略者相继侵入的长时期内一再设法至少在故国的一部分恢复主权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从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志愿来建成犹太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协约国并肩作战并协助结束了土耳其帝国的奴役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犹太旅与希特勒作战——马立克先生现今的某些阿拉伯盟国那时却在支持希特勒——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犹太人口里念着耶路撒冷这一名字走进纳粹毒气室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犹太游击队员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森林中与德国人作战，歌唱着那片生长着棕榈树的土地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当犹太人与英国殖民主义作战——那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及各阿拉伯邻国正在接受它的帮助——的时候，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了。犹太复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反帝运动之一。它的宗旨是为犹太人争得其他民族都享有的权利。它对谁都不怀恶意。它谋求与阿拉伯国家及其民族运动合作，互相谅解。

290. 因此，如果苏联代表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得不对他作出回答，我是否可以请他仔细考虑一下，想一想犹太复国主义历来的情况，想一想犹太人历史历来的样子，然后他也许就能理解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以及一切地方的犹太人的渴望和理想，理解以色列国对于和平与合作，对于同邻国及其他大小国家建立友谊和兄弟关系的愿望。

291. **主席**：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92. **扎耶特先生**(埃及)：首先，关于可怜的非帝国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这里有一条法新社今天发自特拉维夫的电讯，讲的是昨天的事情，说以色列总理在巡视殖民地——“殖民地”这个词是我用的——时来到了叙利亚的被占领的库奈特腊城。据法新社报道，在视察戈兰高地新的“以色列移民点”时，梅厄夫人曾说：“没有什么外国压力能使以色列离开耶路撒冷，沙姆沙伊赫或戈兰高地。”而如果以色列不离开它所占领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那就不会有和平。梅厄夫人在巡幸途中声称以色列决不离开，也就是声称她决不接受和平。在同一报道中还说，她接着对听她讲演的人说，要邀请新到的苏俄犹太人到戈兰高地定居。她说她要“在这个对以色列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地区建立新的以色列移民点”。

293. 因此，被深情地邀请去以色列的俄国犹太人，当他们到达时将会发现，他们将被作为炮灰送到那里去建立移民点，而那里既不是在按照一九四七年决议划归以色列的那部分土地上，也不是在他们侵入、占领、并且现在企图加以殖民地化的巴勒斯坦全境内，而是在一个不是巴勒斯坦的邻国。他们将要成为士兵去站岗，去占领叙利亚的土地和埃及的土地。这就是要求他们去干的事情，这也就是他们为满足对以色列这片土地的向往之情而要求回去的原因。

294. **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295.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的话很简短。首先，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事实，即以色列毫无理由地自称要代表全世界的犹太人，代表所有国家的犹太人。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令人吃惊的是，以色列的领导人竟不能明白这一点。这个要求不仅已遭到世界上所有国家及国际法的断然拒绝，而且也遭到住在以色列之外的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犹太公民的断然拒绝。

296. 以色列有什么权利代表苏联、意大利、法国、英国或美国的犹太人发言，有什么权利呢？谁给了以色列这个权利？这还没有听说过。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要求就是扩张主义，就是侵略，就是侵犯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权利，就是干涉别国的内政，而这是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无论特科阿先生怎样谈论古代史、西奈、法律石板、摩西遗训、圣经，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以色列对其他民族的领土的侵略计划。

297. 扎耶特先生以具体的例子说明了以色列何以需要包括苏联犹太人在内的外国犹太人。苏联犹太人住在苏联，享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公民的一切权利。我们有一百多个民族：我是乌克兰人，我代表苏联，我的副代表是亚美尼亚人，他代表苏联，而我们的高级顾问是俄罗斯人。我们工作在一个单一的、象和睦家庭一样的友好集体里，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从小就培养我们这样做。我们生来就深深尊重其他民族，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我们没有其他许多国家存在的那种种族分歧或种族歧视。

298. 为什么我们全都憎恨犹太复国主义？这是由于它的种族主义，特科阿先生。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思想，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有一个唯一的口号，一个唯一的信条，这就是"上帝的选民"。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憎恨它，并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和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扩张主义目的作斗争。

299. 你回顾了我们还是朋友时的那些美好日子，那时我们赞成给予以色列人民自决权和独立权。我们不否认这一点。我们为此而自豪。但是现在我们强烈谴责以色列这个侵略者、篡夺者、劫掠者，它藐视其他民族的权利和利益，亵渎各处圣所，即那些根源深远的古老阿拉伯文化的独特文化财富，人类历史的纪念碑。我们坚决反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在安理会这里也没有人为你辩护。这点你心里清楚，不管你喜不喜欢。你掩盖不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性质和种族主义性质，尽管你诽谤苏联，并扯上一个并不存在的所谓苏联犹太人的处境问题。这种问题根本不存在。苏联犹太人享有与无论哪个民族的苏联公民完全一样的权利。

300. 你们侵略阿拉伯人需要炮灰。但我们在这点上永远不会向你们让步。不用指望任何苏联犹太人去干那种事了。

301. 甚至《纽约时报》，一家保护你们、为你们辩护的报纸，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描写苏联移民在以色列的处境的文章。首先，它承认在到达以色列的所有移民中，苏联犹太移民是最有文化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我们对这一事实感到骄傲。我们苏联人民教育了他们这些犹太人，我们使他们受到高等教育。苏联工人和农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运用自己的智慧，提高了犹太人的文化水平。结果到你们那里的是一批有文化的人。

302. 文章的第二点讲到苏联犹太人在以色列过着离群的生活。那是很自然的，他们习惯于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自由生活，但他们在以色列遭遇到一种不同的情况，使他们不得不组成范围狭小的社会，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303. 第三点，文章讲到一个迁往以色列的列宁格勒的熟练毛皮专家的例子。他在以色列一个港口当了很长时间的码头工人。一家以色列报纸的记者偶然碰到他，描述了这个毛皮专家，一个对制作毛皮有精湛技术的人的悲惨处境，我们明白，以色列用不着毛皮衣服，因为那里很热；但他毕竟是一个很熟练的专家，却不得不当码头工人。由于这个以色列记者的报道，他得到了一个较好的工作，但是正如这位美国记者、即《纽约时报》记者写的那样，这个技术熟练的毛皮专家得到了较好的工作后，抱怨他必须用几乎一半的工资付房租。在苏联他付房租只需工资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在我们国家里，包括犹太人在内，所有人的房子都是比较便宜的。

304. 所以，以色列的情况并不象你和你们那些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员在用"上帝的选民"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吸引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时所许诺的那样好。因此，没有几个人愿意去你们的国家。听了扎耶特先生向安理会所作的解释后，我们都已清楚，为什么你们需要我们的犹太人——受过教育的称职的专家、工程师、优秀的军官、知道如何工作和保卫他们国土的人。你们是要把他们用作侵略阿拉伯邻国的炮灰。你们不会得到他们的，不管你们怎样诽谤我们。

305.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他发言。

306.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要求发言，是为了对特科阿先生行使我的答辩权。在有一点上我是同意特科阿先生的，这就是，根本问题确实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因为政治思想、主义或信仰总是别的一切事情的根源。

307. 特科阿先生感情十分激动地阐述了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每说完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就停顿一下。但犹太复国主义已经载入历史，我们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权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自己的评价。

308. 不久前，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我给秘书长一封信，这封信已载入文件S/10300。我在信中引用了犹太电讯社——以色列政府的一个部门，不过是在纽约市这里办公的一个部门——发表的一个声明，说在今后两年内要在戈兰高地再建立五个居民点，从而使戈兰高地的居民点达到十三个。戈兰高地的以色列移民在几年后预计将达两万人。这是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7(1967)号决议及联合国大会以一百多票赞成、只有以色列反对而通过一项决议之后发生的事情，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允许新近被逐出家园的人们返回。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309. 在九月十七日举行的上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我曾提请安理会注意国防部长达扬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的一篇谈话，他说，"以色列必须把自己看成是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永久性政权，必须进行必要的工程，而不要等待实现和平的那一天，因为这天也许很晚才来到。"现在我要问特科阿先生敢不敢否认这篇谈话，这篇谈话由八月二十一日的犹太电讯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发表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310. 特科阿先生喜欢发表糟蹋阿拉伯人的言论。这一次我们听他讲到了阿拉伯人的落后。我用不着在这里回顾阿拉伯人对历史的贡献。然而，我想强调指出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的一个方面，以及它在我们看来究竟是怎么个样子。那不只是许多村庄被毁；那不只是对整个民族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性谋杀，那不只是住难民营的一百五十万阿拉伯难民，——尽管联合国的所有决议都给了他们重返家园巴勒斯坦的权利。那是某种更严重的东西。那是用最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现在不仅是用来对付阿拉伯人的——在以色列监狱里现有一万三千到一万四千个战俘奄奄待毙——而且甚至用来对付犹太人自己。上次安理会上我引了一段话，说明犹太恐怖主义者为了推进他们的目的而对犹太人干的事。我所引的不是别人，而是梅纳赫姆·贝京这位人物的话。他说，为了引起全世界对他们的扩张目标的注意，他们在一艘运送犹太移民的船上爆炸了一颗炸弹。下面就是他讲的话：

> "炸弹爆炸了，有两百多个犹太人被炸死或淹死。英国当局注意到了下述事实：这不是一次伊尔贡·兹瓦伊·莱乌米的行动，而是哈加纳放的炸弹。"⑩

他把犯下这一罪行的人称为犹太恐怖主义者。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特科阿先生，这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且是犹太复国主义兽行。

311. 特科阿先生喜欢一遍遍地讲阿拉伯人于一九四八年侵略了以色列。这里我举出一本犹太书籍《赛福尔哈帕尔马》：即帕尔马奇的书。下面是伊斯雷尔·加利利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告诉哈加纳军官的话：

> "保住了'伊休夫'"，——即以色列的居民点——"我们就能控制住已被我们的居民点占据

⑩梅纳赫姆·贝京：《起义——伊尔贡的事迹》(纽约，亨利·舒曼公司，一九五一年)，第35页。

的整个地区，当最高司令部从防御转入征服这一整个地区、即指定给国家的地区和以外的地区时，就把这些居民点变为进行扩张和占领的基地。”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312. 在同一书中，伊加尔·阿隆写道：

“事情的真相是，独立战争并不是随着国家宣布成立和阿拉伯军队入侵而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开始的。

“甚至也不能说它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联合国决议宣布的那一天开始的。更正确的说法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艘难民船达林号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达的那一天算作独立战争的开始。”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313. 犹太复国主义是以阿拉伯人不应当存在、应当被驱逐这一前提为依据的。我们目前面对的事实是，犹太复国主义驱逐了阿拉伯人，正在驱逐阿拉伯人，并且正越来越扩张。此外别无其他事实。我们今天正在讨论耶路撒冷问题，讨论以色列在一个城市即耶路撒冷的扩张；这一事实是犹太复国主义究竟是什么的另一个证明。

314.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我将在表决后阐述我国代表团的观点。此刻我表示赞成我们的法国同事对我们的叙利亚同事的呼吁：为了达成一致意见而撤回他的修正案。

315. 主席先生，我们下面可以进行表决了吗？我感到讨论离开耶路撒冷已经相当远了。

316. **主席**：鉴于时间已晚，我请求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参加辩论的诸位在表决之前不再行使答辩权，以便我们进行表决。

317.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我赞同法国代表请求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撤销他对我的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的呼吁。

318. 和法国代表团一样，索马里代表团本来不难接受这些修正案的实质。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安理会迄今为止对此问题采取的统一战线得以保持。

319. 正如我在介绍性声明中解释的那样，决议草案的条款并未表明我国政府希望安理会就此问题所采取的全部行动。但是我国政府必须考虑某些现实情况。这个决议草案不是在一夜之间想出来的；它代表了包括阿拉伯集团各代表团在内的许多代表团数星期以来的耐心的、不倦的努力，它代表了各代表团在安理会此刻所能采取的行动这一点上的最大限度的一致。它并不能使我国代表团满意。它也不能使直接受其影响的阿拉伯国家满意。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向前走了一小步，并且它的确作了这样一项承诺：这个问题将在此后两个月内由安理会进一步审议，那时将根据秘书长提交的报告继续进行讨论。

320. 各位代表无疑已注意到美国代表对决议草案和对修正案的立场。他已清楚表明，虽则他能够支持决议草案，但如果叙利亚的修正案坚持要付表决的话，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整个立场。

321. 在这样的情况下，鉴于并不损害什么原则，鉴于安理会在一个微妙而又迫切的问题上保持行动统一的重要性，我吁请叙利亚代表不要坚持他的修正案。我们知道修正案的提出是出于诚意，目的是明确和加强安理会对这个问题承担的责任。我相信他将以赞同的态度响应我的呼吁，这样安理会就能一致地沿着第267(1969)号决议指引的道路前进。

322. 我同意苏联代表关于我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相对来说是软弱的这一意见。但是，一个在安理会中造成分裂的草案却会更为软弱。我国代表团了解并赞赏苏联对耶路撒冷问题所持的立场，这一立场与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这个决议草案得到了与我们两国政府都有密切关系的并直接受到这个问题影响的阿拉伯国家的赞同。

323. 虽然我国代表团赞赏苏联代表对决议草案第5段所提出的意见，我们仍希望他对决议草案全文投赞成票。

324. **芬奇先生**(意大利)：我希望发言，只是为了赞成由法国代表提出并受到联合王国和索马里代表支持的呼吁。

325. 我想图迈赫大使——我把他看作一位挚友——知道，我既尊重又钦佩他的见识、他在本机构中处理事务的方式以及他在联合国的一切作为。这些对我们的工作是极为重大、重要和有意义的贡献。

326. 我之所以赞成这一呼吁，是因为我完全赞成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大使和法拉赫大使提出的理由。我认为，此刻涉及的问题比在决议草案的次要部分争得一两分重要得多。我们相信，当前应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方针是让安理会以完全一致的声音发言，从而表明国际社会这一次是团结起来了，并通过这一机构采取了鲜明的共同立场。

327. 我认为上述理由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和前面各位发言人一样，我希望图迈赫大使将重视这一呼吁。

328.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已极为注意地倾听了法国、意大利、索马里和一些其他国家代表对我的呼吁。我赞赏他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极有建设性的精神。为响应他们的呼吁，我撤销我所提出的第二、第三和第四点修正意见。但是，我希望能对第一点修正意见进行表决。

329. **主席**：在安理会进行表决之前，我希望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决议草案第5段的某些话方面得到一点澄清。

330. 苏联代表希望对第5段进行分别表决吗？

33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的，主席先生。

332. **主席**：在安理会进行表决之前，我要扼要讲述一下我们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情况：

(a) 索马里提出的决议草案载于文件S/10337；

(b)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提出了对上述决议草案的修正案。它就是文件A/10338/Rev.1中的第一点修正意见；

(c) 此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已表明，他希望对第5段进行分别表决。

333. 因此，我的意图是首先把叙利亚提出的修正案交付表决，然后对第5段进行分别表决，最后把决议草案全文交付表决。

334. 因无异议，我认为安理会同意我所提议的程序，准备进行表决。

335. 现在我把文件S/10338/Rev.1中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出的第一点修正意见交付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反对：无。

弃权：尼加拉瓜、美利坚合众国。

修正案以十三票对零票通过，两票弃权。

336. **主席**：我现在处理第5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代表要求对第5段进行分别表决。

337. 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经任何代表请求，动议或决议草案的各部分可分别表决，但以原提案人不反对为条件。"因此，如果我听不到决议草案提案国的反对意见，我将把执行部分第5段交付分别表决。

338. 因无异议，现在安理会对决议草案S/10337第5段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塞拉利昂、索马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第5段以十二票对零票通过，三票弃权。

339. **主席**：安理会现在对修正后的决议草案全文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

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无。

弃权：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修正后的决议草案*S/10337*以十四票对零票通过，一票弃权。⑪

340.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希望对自己的投票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341.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毫不犹豫地对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我们对此问题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我要重提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先生在大会发言中的一段话：

> “报告指出，有一点可能是特别紧迫的。这与耶路撒冷有关。我呼吁以色列国不要对耶路撒冷采取任何与这一原则”——即战争不应导致领土扩张——“冲突的步骤。我向以色列政府极为严肃地说明，如果他们旨在并吞旧城或为并吞它而采取立法措施，那么，他们所采取的这一步骤将不仅使他们在世界舆论面前陷于孤立，并将使他们失去原有的支持。”〔*第一五二九次全体会议，第16段。*〕

342. 我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不应也不能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应允许这样的行动事先决定该城的未来。根据这一态度，毫不奇怪，我国代表团自然要对以色列自六月战争以来采取行动以改变耶路撒冷的自然特点和人口特点的做法表示遗憾，自然要对以色列未能重视联合国早些时候就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行为作出的决议这一事实表示遗憾。我们希望这种态度现在能够改变。

343. 我国代表团对安理会今天能够达到意见一致表示欢迎，同时我们诚恳地希望以色列政府听从决议的号召。我们还希望，秘书长执行决议第5段所赋予他的任务时将会得到以色列政府的全力合作。

344. 在辩论过程中，叙利亚代表曾两次提及安理会先前的决议，并联系这些决议，援引了国际法院新近就西南非洲问题提出的咨询意见的一部分。我国代表团对咨询意见的这些方面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看法，将于安理会讨论咨询意见时予以阐明。此刻我只想说明，对于安理会早先的决议以及刚才通过的决议按联合国宪章而具有的法律效力，我们的看法将继续根据我们迄今一贯使用的标准来决定。

345. **主席**：请约旦代表发言。

346. **图康先生**(约旦)：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今晚通过的决议代表着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一决议的通过表达了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共同意志。代表人类良心的大会以及大会有效的执行机构安理会，以前已经作出了许多决议。

347. 以色列这一次和以前历次一样，决意傲慢地不理睬全人类就一个于人类有着深刻和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悲剧所表示的共同愿望。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对最高权威的这种空前未有的挑衅性轻蔑，其性质之严重，只有它自封的那种急剧改变和损害耶路撒冷这座美丽、永恒和庄严的和平之城的地位和特色的权利堪与匹敌。因此，以色列由于横蛮摧残这种既属于当地的合法居民、又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斥责和孤立。

348. 我国政府认为有责任在这个庄严的场合对安理会主席和各理事国及其所代表的尊贵的政府深表谢意和感激，感激他们对这个圣城的命运所表现的理解和关心。我还要深深感谢决议的提案国索马里的代表，以及在辩论中极其坚定地保卫了耶路撒冷事业的我们的诸位兄弟和同事。

349. 由于同样的原因，从承认安理会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而是各国人民、世界文明以及和平的命运皆系于其权力和威望的联合国最高执行机构出发，我国政府以及几乎世界所有各国政府都恳切希望安理会将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一切实施措施来保证安理会的统一意志得到遵从，来强迫以色列立即停止它在耶路撒冷制造新的既成事实的疯狂而非法的做法。

350. 我国政府坚信，如果得不到以色列表明服从安理会决议的肯定答复，那么，如我曾在我的主要发言里所要求的那样，剩下来的最后和唯一的途径就是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⑪见第298(1971)号决议。

351.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又一次开会审议耶路撒冷这个在此机构和联合国其他机构讨论已久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耶路撒冷的最后地位应该由以色列和约旦两国政府从全面和平解决着眼，考虑该城居民的利益和视该城为圣地的各个国际宗教集团的利益以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利益，通过协商和达成协议，来加以确定。

352.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国务卿罗杰斯曾声明：

> "我们在过去两年半里曾反复说明，我们不能接受由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动来决定该城的最后地位。"⑫

国务卿然后概述了一些原则，在我们看来，这些原则会为最终解决犹太人的问题提供一个公正的纲领：

（a） 耶路撒冷应为一统一城市；

（b） 此统一城市应向所有不同信仰和国籍的人开放；

（c） 此统一城市的行政安排应考虑到它所有居民的利益和基督教社团、犹太社团和穆斯林社团的利益；

（d） 此城的民政、经济及宗教活动均应由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参加管理。

353. 在一九六九年较早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大厅，我的杰出的前任查尔斯·约斯特更加确切地讲到了那些使得我们今天在此开会的问题。他说——让我简要地回顾一下吧：

> "征用或没收土地，在此种土地上营建房屋，破坏或没收包括那些有历史或宗教意义的建筑在内的建筑物，以及在该城的占领区实施以色列法律，这都是损害我们在该城的共同利益的。"〔*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97段。*〕

他还特别指出，美国认为在以色列控制之下的耶路撒冷的那一部分和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被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被占领领土，因而应服从有关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规定。

354. 对于以色列不承认它按第四日内瓦公约承担的义务，以及它违背这一公约的条文和精神的各种行动，我们表示遗憾。使我们深感不安的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区的行为，引起了人们可以理解的担心，即耶路撒冷被占领区的最后安排可能受到危害。秘书长关于本组织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的工作报告反映了许多政府对该城面貌的改变的关怀。我们已经在多种场合和以色列政府讨论此事，强调需要更加充分地考虑别人的感情和关切。不幸的是，以色列政府的反应一直是令人失望的。

355. 如我在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大家都理解，耶路撒冷在犹太传统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一种对世界各国的犹太人有着巨大意义的地位。同时，耶路撒冷在世界各地千百万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心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一方面，我想清楚地说明，我们认为以色列对各处圣所的尊重确实是堪为榜样的。但是，一个由单方面决定的种种做法所组成的以色列占领政策之不可能有助于促进公正和持久的和平，那同一九六七年六月前的耶路撒冷状况无助于这一事业是完全一样的。我要说明，那种状况我们并不喜欢，现在也不主张加以恢复。

356. 最后我想特别指出，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个决议和过去一样要求就耶路撒冷的局势提出报告。我们支持了这个决议，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同意它的每一条款；事实上，如我对我的索马里同事所提到的那样，它里面有些部分给我们带来了困难。但我们支持了这一决议，因为我们相信，现在应重申我们的下述关切：不应在耶路撒冷采取任何有损于问题的最终和平解决的行动。

357. **卢德维恰克先生**(波兰)：我曾要求发言解释我国代表团对刚才在安理会上通过的决议的投票。

358. 根据我国代表团在今天早些时候的发言中提出的种种考虑，我们支持了索马里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尽管我们曾认为，考虑到以色列一贯无视大会先前的决议和安理会关于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局势的一致决定，决议草案的措词和措施均应更加强硬有

⑫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年，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S/9588。

力。基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支持了第一点修正意见，并曾准备支持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团提出的本来会改进决议案文的另外三点修正意见。

359. 至于我国代表团对本决议第5段弃权，则是基于我们深信决议中这一段的提法未能以应有的方式坚持安理会在有关安全与和平问题上的权限，因而减弱了安理会对此问题采取最后行动的坚定性。

360.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我要首先感谢图迈赫大使的谅解，也感谢所有那些支持了我的呼吁的人——特别是法拉赫大使，因为这个决议归根到底是他的工作成果。我曾争取在表决上达到一致，因而我觉得这个方面我得做个榜样。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执行部分第5段有缺点，我还是对它投了赞成票。在这一点上我对马立克大使和其他代表团所表示的某些保留意见有同感，尽管由于把“经与……协商后”改成了“商同”，案文已得到了相当的改进。

361. 最后，我想说明，我赞同联合王国代表对安理会决议的性质的看法以及他对法院意见所作的保留。

362. **主席**：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363.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首先要表示我国代表团对这样一点深感遗憾，即由约旦对耶路撒冷的完整、和平和神圣性的现状的控诉而开始的这场辩论，竟然以这样一次会议而告终，因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犹太人赎罪安息日的神圣性不尊重的行为。

364. 刚刚结束的辩论已证实，耶路撒冷在恢复了它的统一和不可侵犯性之后，今天正生活在和平、繁荣和进步之中。该城居民的权利受到尊重和维护。国际宗教利益得以确保。耶路撒冷的各处圣所仍归它们所属宗教社团管辖。这些圣所受到充分的保护，并保证对所有的人都开放。

365. 然而，如我在九月十六日发言〔第一五八〇次会议〕中所指出的，不管在辩论中所阐明的种种立场是非如何，以色列在安理会总是面临着事先确定的结论，这次甚至是事先拟就的决议。

366. 这项决议现在宣布通过了。它无异号召扼杀耶路撒冷，遏制它的成长和发展。以色列对待这项决议的态度将与安理会各个理事国对那种号召扼杀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或任何一个联合国会员国首都的决议所采取的态度相同。

367. 该决议号召以色列不要采取可能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步骤。耶路撒冷只有一种合法的、道德而公正的地位。那就是耶路撒冷的固有地位，即一个统一的和平的城市，它的生活和发展正常而未受损害，它的神圣性质受到维护，它的居民的权利有保障。这种地位是不能被一九四八年约旦对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侵略所造成的十九年的肢解、破坏和渎圣行为所改变的。这种地位也不会被基于政治动机的决议所变更。以色列将在其首都维护和保持的正是这种地位，这为的是它全体居民的利益，为的是各种信仰的光荣。

368. 除了其他种种而外，这项安理会决议还反映了诸如决议的提案国索马里和曾企图使决议更加不能忍受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样一些国家的观点——一些公然否定以色列的独立和主权的国家的观点。比这些观点值得尊重的观点是有的。比这些观点符合国际法律和道德的观点是有的。《圣经·诗篇》第一百二十二篇的第三节和第六节说：

“耶路撒冷被建成了一座完整紧凑的城。”

“为耶路撒冷的平安祈祷罢。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今后必胜的定是这一观点。

369.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对投票的极其简短的解释赶巧正在以色列代表的发言——如今这已是传统性的了——之后，我认为这一事实使我要说的话更加有意义了。

370. 我国代表团表决时弃权，其原因我们已在我们今天在安理会上的发言中作了说明。我们认为安理会本来应该以它一致通过的第267(1969)号决议的第6和第7段为出发点。另一方面，不应把我们弃权看作是说明我们对决议中我国代表认为有建设性的部分也不予支持，那些部分我们在辩论过程中是毫不含糊地指明了的。

371. **主席**：在我结束这次会议之前，我要提到下述事实，即以色列代表对安理会这次会议要在他的宗教的一个圣日召开这一点表示遗憾。与此同时，我必须提醒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在非常情况下，安理会有时在星期天开会，而大多数国家是把星期日当作圣日过的。

372.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就你提到安息日一事，我希望提醒安理会注意，它的上次会议是在一个星期五召开的，而这是在安理会有代表的穆斯林国家——索马里和叙利亚，以及至少是五六个其他参与辩论的阿拉伯国家的圣日。

下午十一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ا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ا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ا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ا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ا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f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Printed in China

Price: $ U. S. 2.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76 - 55179 - Apr. 1977 - 150

S/PV. 1582